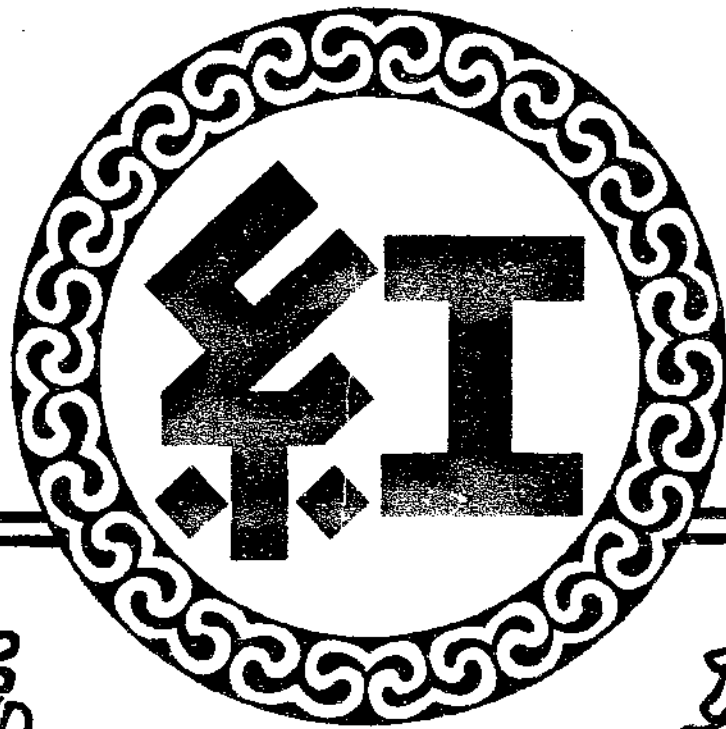


獨鶴主任

小說週刊



誌

雜

期八十卷二



行印局書界世海上

"CHIENMEN"
GRANDE
CIGARETTES

大人物

吸大前門牌香烟

落落大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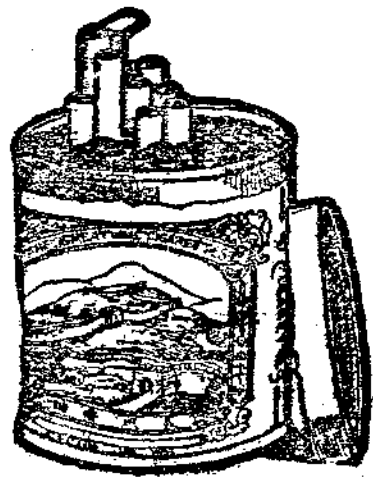
商英
 司公烟美英華
 百及限有
 理 總

高 等 國 貨

大 長 城 香 煙



舉 國 歡 迎



價 廉 物 美

中 國 南 洋 兄 弟 烟 州 公 司

烏 雞 白 鳳 丸

謹告諸君白鳳丸市上多矣欲購真有效驗之烏雞白鳳丸請認五彩花鐵盒面仿單印四農商
 部嘉獎一等獎章庶不致魚目混珠主治略列○月經不調經期腹痛赤白帶下腰酸頭痛四肢無
 力頭暈眼花血氣兩虧子宮虛冷久不受孕血崩小產氣鬱痞塊飲食不思胎動腹痛產後失調各

種德園監製各種國貨良藥

農商部發給一等獎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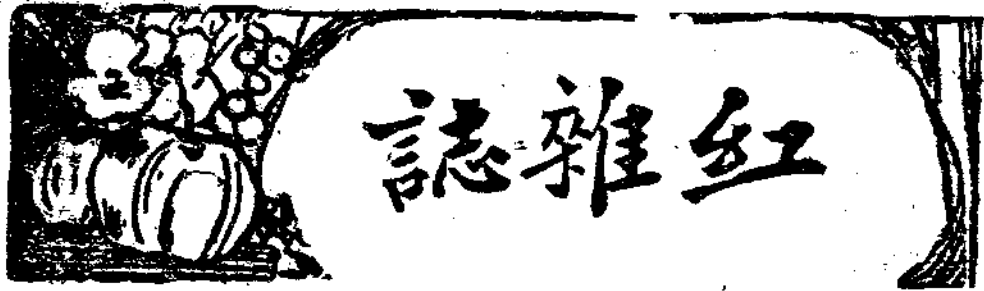
藥房種德自然收善果漫云乎利
 在商場 註頭人選

四時常備之良藥也如蒙批售格外克己每大瓶一元中五角二角一角小五分

總發行所上海河南路老巡捕房對門 廣東種德園老藥局 電話中央五〇六號

症難均以盡述不論胎前產後一切婦女
 活血通經見神效無病服之可壯身補體
 一無二之聖藥也
 (價目) 一品每九洋一元加料五角
 料二角半單料一角加料五角
 角單料二角半○著名良藥化痰止咳
 橘紅氣喘服之奇效每瓶一元○止咳
 痰涎專治傷風咳嗽每盒五角每包一角
 藥茶專治利便每盒五角每包一角
 見神效泡飲此油止痛第一聖藥如患
 湯火燙傷刀傷疔癰溼毒無名腫毒大
 有奇效大瓶一元中五角小二角○萬
 應如意油此油乃本園著名良藥遠近
 皆知所治各症無不應驗誠居家出門

南京圖書館藏



目次

第六十八期目次

十二年十二月六日
陰歷癸亥十月卅日 發行

■ 短篇小說

污點.....嚴獨鶴

水仙王傳.....許瘦蝶

青紗帳.....程瞻廈

民間傳說的天翻地覆.....胡寄塵

生財之道.....王西神

逢場作戲之談片.....嚴獨鶴

無情拳.....徐卓呆

洞庭湖龍.....紅柳村人





神祕的中國.....胡寄塵

奇疾.....鄭逸梅

死所.....沈禹鐘

六〇六歌.....顧川秋水

長篇小說

江湖奇俠傳(二集)(四張).....不肖生

第二十四回 遷與寧再煉童子劍 走南嶽驚逢智遠師

新歇浦潮.....海上說夢人

第六十八回 大發財搏蒲有術 小作樂花月多姿

目次 二



談談便隨者讀同



本雜誌這一期的篇幅。既增加了三分之一。所取材料。又都是精神飽滿之作。如獨鶴之「污點」。意在言外。讀者反覆玩索。必有所得。決不可忽略讀過。瞻廬之「青紗帳」。寫後母之用心狠毒。令人髮指。西神之「生財之道」。痛罵世情。牢騷滿紙。卓呆之「無情拳」。言女子性情極易改變。寄塵之「神祕的中國」。談諧難出。殊堪發噱。禹鐘之「死所」。痛斥誤解自由之害。亦足醒世。尙有何海鳴之「家聲」。趙荻狂之「傭婦之淚」。陸律西之「漁舟奇女」。諸篇。因稿到較遲。刊入下期。

「西施」一劇。爲梅蘭芳近來得意之作。其劇詞已在本雜誌六十六期中披露矣。茲復覓得關於此劇編演內容之「西施劇本贅言」一篇。准在本雜誌下期刊出。想愛閱梅君戲者。定必歡迎也。

本雜誌七十一期起。准將前徵「嫁後」小說。陸續披露。

(濟羣)

金鋼鑽報出版

宗旨

本報注重小說。兼收饒有趣味之小品文字。係海上著作界同志合作。不偏不倚。宗旨正大。凡社會巨蠹。人間妖孽。鬼域行爲。舉發無私。不伐筆誅。不稍徇情。一方面研究文藝。一方面掃除妖氛。以期以光明之態度。與惡魔一戰。隔三日出版一大張。愛讀諸君。尙祈及早定購。

內容

各種小品。莊諧俱選。名人散作。雅俗共賞。長篇小說。有程瞻廬君之「奈何天」。又有嚴獨鶴君之「人海夢」。精神奕奕。各有特彩。

撰述者

▲以筆劃分先後

天虛我生 天台山農 王鈍根 王西神 不肖生 朱大可 何海鳴 李
 浩然 沈禹鐘 周拜花 施濟羣 胡奇塵 姚民哀 陸澹齋 陸岸西
 馬二先生 徐卓呆 陳小蝶 海上漱石生 程瞻廬 張冥飛 張舍
 孫癩蟻 孫尖鳳 楊慶因 趙茗狂 鄭子褒 劉豁公 穎川秋水 嚴獨
 鶴 嚴美孫
 繪圖者 丁棟 丁訥 朱鳳竹 周鳴岡 馮左泉

價目

(零售)每張二分 (每月)大洋二角 (半年)大洋一元一角
 (全年)大洋二元 (郵費)奉送 日本及歐美加倍

上海南市王家碼頭二二五號 金鋼鑽報館啓

服清 導丸

療治感冒風寒



凡遇感冒風寒之後首貴大便通暢有序能使驅除風寒也又須用熱水沐浴在自已家中於臨睡之前浴之使其發汗拭乾後蒙被而睡未睡之前先宜飲以熱淡茶一大杯吞服紅色清導丸三粒一覺睡到天明次晨即能使大便暢達矣紅色清導丸誠係衛生之妙劑專治大便秘結能使肝經有序能令腸胃內腑清潔可使口氣芬芳皮膚光潔毫無粗澀紅癢等患兼療痔症痛苦並除頭痛肝火上升等恙可免痢疾腹痛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污
點



污
點

嚴
獨
鶴

李蕊英是一個鄉村女兒。他自幼就喪了父親。祇跟着母親苦度。他母親非常勤勞。平時的生計。都靠在小小的一塊桑地和幾畝菜田上面。無論寒冬烈夏。都要親自下地操作。蕊英年紀還祇十六歲。身體又很嬌弱。像這樣勞動的生活。當然吃苦不起。便仗着十個指頭。作些女紅。賣幾個錢來幫助他母親。倒也不無小補。蕊英此時真是一片天真。祇知道一個母親是他心中所最愛的。此外連女伴都很少。他雖生長鄉間。却也很喜歡讀書。一天到晚。除却穿針拈線以外。又常捧着書本。有時偶然在小屋裏。覺得氣悶了。便出外望望野景。他的生活。雖然是很寒苦的。很枯燥的。但他的心中。依舊是活潑潑地。十分愉快。並不覺得有什麼苦楚。但是他的母親常常背着他在暗地裏歎息。說可惜。這樣花朵般的一個好女兒。

誰教。你生在貧苦人家。又不幸。早年時節。就沒了父。親。祇怕將來。一生一世。就埋沒在這鄉村之中了。蕊英家中。並無什麼親戚。祇有個母舅。姓朱號蘭生。在城中小學校裏當着教員。不時來看望他母女兩人。蕊英平日。還能讀些書。識些字。也都是他教的。每逢暑假。學校中停了課。蘭生職務空閒了。又愛着鄉村。空氣清爽。在夏天比城市中涼快得多。便又格外來得勤些。一天傍晚時節。蕊英和他母親。吃過晚飯。正在門外納涼。和那些鄰居隨意閒談。蕊英眼快。忽見遠遠地。有個人從田埂上走來。仔細一看。就嚷道。舅舅。來了一面說。一面飛也似的迎上前去。對蘭生說道。舅舅。你怎麼有三四天不來了。我正盼着你呢。

你前幾天出了個題目教我試做一篇短論。我已做成功了。可是短得很。祇有二百多字。要再多。可做不到。出了母親笑我。說我的讀書原是鬧着頑的。祇怕字都寫不完全。又做什麼論。不知胡鬧些什麼。一定不通。我被母親這樣一說。自己也覺得好笑起來了。到底通不通。我也不知道。橫豎請舅舅看了。就曉得了。蘭生聽他這樣咕咕呱呱。一口氣說上一大篇。覺得十分可愛。忙道。我老遠跑來。很有些吃力。等坐定了。再和你慢慢地談文罷。說話的時候。已到了他門前。蕊英的母親。就掇了一張竹椅來。請蘭生坐。又倒了一杯茶過來。蘭生且不吃茶。忙忙的脫長衫。找扇子。蕊英却早已跑向裏邊去了。一會兒便拿出薄薄的

一本小課本來。遞給蘭生。蘭生翻開來看。了幾句。就點頭微笑。蕊英的母親便道。舅舅爲什麼好笑。敢是笑他不通。蘭生且不答話。等到看完了。纔說道。初學作文。自然是很稚嫩的。但並沒有什麼不通的句子。也沒寫別字。比較我學校裏那些學生。實在還高明些。他又沒正正經經上過學。念過書。能有這個樣子。總算很難爲他了。蕊英聽蘭生這樣說。便頓時高興起來。連他母親也很是歡喜。說道。這是全仗舅舅的教訓。將一個蠢丫頭也居然教得知書識字了。蘭生道。這也虧他自己聰明。不能說是我教導的功勞。但我有個意思。本要和你商量。我想蕊英既有了這樣好的資質。若不將他栽培出來。豈不可惜。并且你祇

污點

生着這樣一個女兒。將來總要依靠着他。像你這樣窮人家的女兒。若不讀些書。等到長大以後。還不是媽媽糊糊嫁一個村夫。就算完結。那麼爲他的前途打算。爲你的下半世打算。又有什麼希望呢。蕊英的母親聽到這裏。不禁眼圈兒一紅。歎道。好兄弟。你的話。何嘗不是。但說到讀書兩字。談何容易。可憐我辛辛苦苦。要顧這兩人的嚼吃。已經難似登天。那裏還有這個力量。送他去上學呢。蘭生聽了。又沈吟了一會。道。講到上學。確乎是很難的一樁事。若說在本地讀書。所費倒不很多。但本地女學堂很少。便有也祇是些小學校。而且程度很低。像甥女兒眼前已有了些根柢。若令他再去進這種程度低下的小學校。就

很不合格了。依我的意思，便想將他送到上海去找一個好好的女學校讀上四五年，能得中學畢業，也就可以在社會上尋一個職業，足以自立了。便論到婚姻問題，也總可以得個佳耦。你生平所望，祇在蕊英，但求蕊英得了幸福，你也不怕沒依靠了。但是到上海去求學，所費很多，我難道不曉得。老實說，我若沒有打算，也不來勸你了。我因很愛着蕊英的聰明，頗想成全他的學費，你出不起，不妨暫時由我擔任……蘭生纔說到這一句，蕊英的母親忙攔住道：「這個如何使得？你的光景並不富裕，自己又有兒女，怎麼能爲甥女兒花這筆錢？你雖是一番好意，我豈不受之有愧？」蘭生道：「你且不要性急，聽我把話講完。」

了再說。我光景原不很好，但歷年來省吃儉用，還稍爲積了些錢。至於我的兒女年紀還小，眼前用不着多大的教育費，所以我很可以將呆錢作爲活用。如今先將這筆錢幫助了甥女兒，等甥女兒將來學成了，在社會上有了相當的職業，時能覈賺錢，不妨再如數還我。我祇算是借給你的一般，又有什麼要緊自家姊弟說什麼愧不愧呢？蕊英的母親聽他兄弟這樣說，雖然心中感激，還沈吟着沒有答話。蕊英却已對他母親拜了一拜，說道：「舅舅一片熱心，肯這樣的培植我，真是感恩不盡。我們若再推辭，倒反辜負了舅舅的好意，恭敬不如遵命，就照舅舅的說話辦罷。但願我將來能覈學成了，報答舅舅就好了。」

暑假一過。蕊英便真個依照蘭生的主張。到上海求學。他進的是崇實女校。這也是蘭生替他選擇的。說崇實女校。在上海很著名。內中的教科。也很完備。而且校風很好。沒有時下浮華的習氣。蕊英入校以後。自比別人來得格外奮勉。他資質本來聰明。又加以勤學。當然成績很好。進步很快。校長和那些教職員。對於他都是另眼相看。他又不僅在書本上用功。除却別種功課。而外。於手工一科。特別注意。他在家鄉時節。所做的女工。究竟是很簡單的。如今在學校中。又學會了許多精緻的手工。諸如結繩。絲繡之類。他差不多件件皆能。別人見他下課之後。不是拈針線。便是弄鋼針。那一雙手簡直沒有一刻停息。都以爲

污點

他於手工一道。是性之所近。所以肯這樣的專心。致志。又那裏知道。他這裏面。却又另有一番苦心呢。原來他雖然身在校中。那一顆心。却依然時時刻刻。戀着他的老母。他知道他母親一人在家。少了一個幫手。非但諸事都感着不便。就是講到經濟方面。倘然單靠着田地上的生活。沒有旁的補助。也還是不餓苦度。因此他不得不分出一部分的時間來。趕做些手工出品。却並非是爲自己服用。也並非是表示他的成績。實在還是寄回家去。教他母親。在近處託人售賣。他的手工。比從前好了。錢也自然比從前賣得多了。他母親纔能勉強敷衍這種事情。蕊英向來不肯對旁人說。旁人也那裏知道。他是一個苦學生呢。

五

四年光陰飛也似的十分迅速。一眨眼間，蕊英已是畢業了。畢業之後，由校長的介紹，在一家大公司裏面當了一個女書記。每月倒也有三十元的薪水。中國女子職業本來沒有發達。一個中學校纔畢業的女學生，得着這種位置，已經算是很好的了。蕊英既在滬上就了事，當然不能常回家鄉。但他是很孝順的。從前在求學的時代，母女分離，原屬無可奈何。如今自己總算已經能發生利了，便不肯再將他母親一個人撇在鄉間受苦。當下便在上海揀了一處租價較廉的房子租了下來。那房子是一樓一底，他將底下另租給旁人自己，祇佔了一間樓面。將他母親接到上海來，母女同居，也將就夠住了。那鄉間的一

所舊屋和菜田桑地，便託人照管着，也沒有什麼放心不下。從此以後，他們母女倆就脫離了鄉村生活，來吸受這都市中的空氣了。

蕊英的母親一生勞苦，現在總算受着女兒的奉養，得以安坐而食，在他心中，當然是很滿足的了。並且蕊英的進款雖然不多，却是預算開支，似乎每月除去房租火食，而外居然還可以有十元左右的剩餘。蕊英便說這筆餘款，倘然按月積蓄下來，將來便慢慢的可以償還母舅所出的學費了。他母親聽他這樣說，格外快活。可是這一筆錢究竟不能積蓄，因為蕊英自在公司裏面當了女書記以後，於粧飾一道，便漸漸的講究起來了。在這物價昂貴的時候，祇要

剪。上。一。兩。件。衣。料。或。略。置。些。小。首。飾。已。差。不。多。要。將。他。一。兩。個。月。的。薪。水。繳。銷。在。裏。面。所。以。蕊。英。起。初。覺。得。用。度。很。寬。裕。的。到。後。來。却。轉。有。些。拮。据。不。免。要。移。東。補。西。了。蕊。英。的。母。親。畢。竟。是。個。鄉。下。人。儉。樸。慣。了。的。看。着。蕊。英。將。整。數。的。銀。錢。用。在。衣。飾。上。面。祇。覺。得。太。費。時。常。想。勸。告。他。幾。句。但。是。轉。念。一。想。女。兒。目。前。已。在。外。面。幹。着。事。確。比。不。得。從。前。當。學。生。的。時。候。了。天。天。和。許。多。人。在。一。起。就。免。不。了。要。裝。些。體。面。要。裝。體。面。衣。服。自。然。不。能。不。光。鮮。些。首。飾。也。自。然。不。能。不。略。略。置。備。些。好。在。是。他。自。己。賺。來。的。錢。用。在。自。己。身。上。如。何。還。好。去。阻。止。他。呢。因。此。幾。次。三。番。把。心。中。要。說。的。話。到。底。咽。住。了。不。說。有。時。蕊。英。買。了。些。鮮。豔。的。

污
點

衣。料。回。來。狠。得。意。的。拿。給。他。母。親。看。他。母。親。也。只。含。笑。說。好。不。肯。打。斷。他。的。豪。興。又。過。了。半。年。恰。巧。樓。底。下。住。的。那。個。人。家。要。搬。出。去。了。蕊。英。使。和。他。母。親。商。量。想。收。回。來。一。家。獨。住。他。母。親。聽。了。很。不。以。爲。然。忍。不。住。勸。道。我。看。眼。前。祇。有。母。女。二。人。一。間。樓。面。雖。是。窄。小。些。也。儘。數。了。何。苦。要。獨。住。這。一。幢。房。子。我。看。你。每。月。祇。有。這。幾。個。錢。的。進。款。平。時。愛。這。樣。買。那。樣。的。已。經。有。些。入。不。敷。出。倘。然。再。加。上。了。這。一。筆。房。租。豈。非。更。是。爲。難。呢。蕊。英。經。他。母。親。這。樣。一。講。臉。上。頓。時。露。出。很。不。耐。煩。的。樣。子。來。說。道。娘。的。話。真。是。祇。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如。今。既。在。社。會。上。辦。事。當。然。要。希。望。前。途。的。發。展。要。希。望。前。途。的。

七

發展便不能不在社交上面略略用些功夫眼前我那些朋友差不多時常在那裏開什麼茶話會音樂會惟有我一人却除了最知己的幾個朋友以外簡直永沒有生客上門我何嘗不想邀客就苦於房淺屋小客人來幾乎沒有坐處祇好概行謝絕我早知道他們已經在那裏議論我說我到底是個鄉村女兒出身不愛場面也不懂得交際往還的道理這種閒言閒語我聽在耳中實在覺得難受所以現在樓底下的房客要搬我就想一人獨住不再召租了雖然多了一間客堂也不見得怎樣寬大到底人來客往有了個起坐的地方也還像個樣子母親爲什麼要不贊成至於埋怨我愛這樣買那樣就越發不近

情理了母親試看我那些同學那一個不比我打扮得漂亮呢總之一個人的生活狀況是要跟着環境轉移的母親若始終牢守着從前住在鄉村時的眼光一些不肯變換那就是大錯了說着眼睛紅紅的幾乎要掉下淚來他母親便道我纔說了一句你就急了其實我也並非是埋怨你祇因照你的進款計算起來一定還不敷你的用度所以要勸你節省些依舊爲的是你你又如何必着惱蕊英聽他母親這樣說也自覺方纔的話說得太急了忙改口道我也不

是挺撞母親我究竟在學校裏讀過幾年書一切社會上情形比母親來得明白些最好以後無論什麼事一概依我的主意去辦對於經濟方面自有我負

責母親儘可置諸不問就是了。經過了這一次的談判以後，蕊英的母親恐怕傷動母女間的情感，便真個諸事由蕊英作主，不再多講。那所房子不消說得自然是一家獨住的，了他家既有了這一間客堂，客堂中又加了些陳設，果然便應了蕊英的話，時常可以招待來賓。在這社交公開的時候，來賓中間自然有男有女，十分熱鬧，除了極大的宴會，因為地位仄小，開不成功，其餘小小的聚會也簡直是不大間斷的了。蕊英這時當然異常高興，但是蕊英越高興，他母親便越覺得擔憂，因為他在暗地計算蕊英的用度，竟比進款要超出幾倍，試問他這樣一個弱女子如何能擔當得起呢。

汚點

又隔了幾時，蕊英的態度又忽然一變，他的服裝雖然比從前格外來得華麗，那好客的脾氣却似乎改換了。以前許多朋友竟漸漸地不大往來，彼此交往得最密切的，祇有一個郝亦華，郝亦華是蕊英公司裏面的一個男同事，據蕊英對他母親說起來，時常稱讚這郝亦華人品怎樣高尚，學問怎樣淵博，可是蕊英的母親却又別有一種眼光，總覺得此人有些浮而不實，郝亦華見了蕊英的母親，態度極其殷勤，但他這種殷勤的態度，施之於蕊英，很能得着美人的青眼，施之於蕊英的母親，却轉引起了反感，好像殷勤得過分了，就含着別種神秘的作用，因此蕊英的母親便格外擔着一重心事。他這時候的心事又

九

和以前不同。以前祇怕錢不敷用。如今所慮倒不是金錢問題了。這一腔心事正在無可告訴。恰巧他兄弟蘭生有別的事。到上海來。順便來探望他們母女。兩人蕊英的母親便背着蕊英將自己的心事對蘭生說。知意中是要請蘭生設法去勸戒蕊英。一番蘭生默默的想了一想。便笑道。甥女兒是個絕頂聰明的人物。你若嘮嘮叨叨。祇管去數說他。倒反不好。依我之見。祇要遇着相當的機會。隨時提醒他。一兩句包你可以立時覺悟。

一天蘭生要回家去了。便來向他姊姊告別。蕊英的母親自然戀戀不舍。又拉着他說長道短。談個不了。正在談天。蕊英也從外面回來了。一見了他。舅舅祇

略略招呼了一下。子也不說別的話。祇向他母親問道。今天有人送衣服來。沒有他母親道。有的。你出門之後。郝家便差人送了這件衣服來。我已打開衣包來。先看了一看。也不知是件什麼衣裳。正想問你哩。蕊英撲哧一笑。忙對蘭生說道。舅舅你瞧。我們娘到了。上海這麼久。連一件跳舞衣都還不認得哩。今天晚上郝君在他家中開了一個跳舞會。他知道我會跳舞。便要求我赴會。又特地配着我的身材。做了這件跳舞衣。趕着今日送來。也總算是他的一片誠意。但不知到底做得好不好。我先去看看。說着便要上樓去。他母親便道。你不必上樓了。橫豎娘姨在樓上喊一聲。教他帶下來。你就穿給我和舅舅兩人看看。

究竟美麗不美麗。蕊英聽說登時笑逐顏開，便在樓梯上喊應了。那雇用的娘姨教他快把方纔人家送來的那件新衣服拿下來。娘姨答應了一聲，便夾着一個衣包走下樓來，遞給蕊英。蕊英解開衣包一看，見簇新一件綢製的舞衣，顏色十分鮮豔，歡喜極了。便將那件舞衣抖散了，翻來覆去的看了一遍。忽然嚷道：「可惜，可惜，這準是娘姨不小心弄上去的。」娘姨忙道：「弄上了什麼了？」蕊英很生氣似的，指着袖子上，一小塊油迹，厲聲說道：「這定是你拿衣服的時候，一雙油手沒揩乾淨，纔會染了。這樣一個污點，娘姨忙分辨道：「這件衣服是包好的，便算我手上有油，又那裏會隔着衣包沾染到衣服上面去呢？」蕊英聽說也

污
點

不和他再講，祇拿着這件舞衣，呆呆的在那裏發怔。他的母親便勸他道：「這小小的一個污點，穿上去看都看不出，你又何必如此懊惱呢？」蕊英道：「母親那裏知道，好好一件衣服，祇要染上這樣一個污點，便損了美觀，令人不能滿意了。」蘭生起先一言不發，這時却忽然接口道：「甥女兒真是聰明，這話說得一些不錯。越是美質，越着不得污點。一着污點之後，無論什麼美質，就可以說是已經損毀，不能完全了。看起來總要事前謹慎的好。」他說這話的時候，兩眼注射在蕊英臉上。蕊英一聽蘭生的話，神經上像受了震動似的，霍地把那件跳舞衣交給他母親，說道：「舅舅的話說得極是我這件衣服不要了，跳舞會也不去了。」

一

蝶·瘦·許·傳王仙水

水仙王傳

一一

漢泉之畔。洛水之邊。有美一人。號曰水仙。凌波其姓名也。秋水爲神。玉爲骨。芙蓉如面。柳如眉。白太傅詩。足以移贈性。尤高潔。服飾亦淡雅。宜人玉珮。冰綃無些子塵俗氣。所與晉接者。皆風雅士。嘗謁陳思王。曹植于東阿。談花叢興廢事。歷歷如數家珍。吐屬名雋。神態超逸。子建爲之顛倒。擬以洛水神仙作洛神賦。以狀其美。有翩若驚鴻。宛若游龍之句。蓋紀實也。仙子善鼓琴。當風清月白之夜。輒調弦操縵。一奏其技。願不作靡靡之音。而爲玲瓏之曲。祇應天上。難得人間。水仙一操。大受音樂界之歡迎。讚歎比之湘靈鼓瑟焉。復擅跳舞。六銖衣輕。百和香送金卮。照雪翠帶拖雲。宛轉流麗。覺西方美人對之。有媿色也。仙子端居多暇。每於清泉白石間。徜徉歲月。點綴風光。尊畔聞香燈邊寫影。仙乎仙乎。真有呼之欲出之概。蘇學士評之曰。水仙花國之翹楚也。羽較瑤簪飄飄然。遺世獨立。羽化登仙。而志潔行芳。尤足令人傾倒。是宜晉爵爲王。與牡丹仙子亞庶一以富麗勝。一以高潔勝。無慚冠冕矣。故有一杯當酌水仙王之句。膾炙人口。而仙子之品。詣從可知。已晚歲仙子築芳祠於孤山之麓。隱居不復出過其門者。猶時聞琴韻悠揚出自室中云。



廬·瞻·程·

年事已老的趙雪齋把兩個兒子都喚到面前。一個喚做廣生。年逾弱冠。一個喚做蓮生。不過一十五歲。兄弟倆都揀着明天動身出門。廣生到徐州去經商。蓮生到上海去讀書。兒子出門去做老子的。當然有一番訓話。無非是寒暖當心。交友謹慎的意思。末了還說你們倆雖是異母所生。然而都是我的親生兒子。我這顆心擺得和天平一般。穩。廣生離家。遠川費多一些。蓮生離家近。川費少一些。再要公平也沒有……那個李氏娘子笑盈盈的從裏面出來。聽着丈夫這般說。忙道。便是兄弟倆的路程一樣。遠近也該替廣生多備些川費。他是個長子啊。說時又問着丈夫。替他們預備着多少川費。雪齋道。廣生二十元。蓮生十五元。李氏搖頭道。這還不好算。公平從無錫到上海。要不了這許多川費。你把蓮生的十五元勻出五元給廣生。廣生二十五元。蓮生只消用十元。雪齋諾諾連聲。遵照辦理。心頭自思。誰說我的後妻不賢。似伊這般。

吳 越 不 去 於 水 林

的體貼。廣生要算無微不至。唉，我那張氏娘子死在黃泉也瞑目了……這些都是出門前一天的事。無錫車站的月臺上，有多少臨歧話別的人都買着月臺票。前來相送行人，雪齋和李氏當然亦在其列。廣生乘的是向西的車，蓮生乘的是向東的車，送過廣生，又送蓮生，臨別惘然，自有一種可憐之色。夫婦倆聽得汽笛嗚嗚，車輛都開動了，沒精打採的走出車站。正待喚着人力車回去，忽聽得有人聲喚道：雪齋先生，在這裏送那個動身？雪齋回頭看時，却是老友方正康，便在車站門前立談起來。李氏却也停了脚步，在旁邊站着，聽他們談些甚麼。

雪齋道：今天送大小兒到徐州經商，二小兒到上海留學。正康道：大令郎好好的在蘇州麵粉廠營業，怎麼舍近就遠，又要趕到徐州去呢？雪齋道：男兒志在四方，當然要在外面閱歷一番，只在家鄉盤旋，那有出息。正康拈着短髭，說道：話呢，果然不錯，但是淮徐一帶近來盜賊橫行，大令郎出這遠門，你倒放心得下。雪齋怔了一怔，便道：這怕不見得罷。徐州這片麵粉廠，是舍親在那裏做副經理，舍親常有信來說地方平靜，營業發達，力勸小兒到那邊去辦事，說比着蘇廠好得多。列正康道：這位令親和大令郎甚麼稱呼？雪齋道：便是李是小兒的母舅。正康笑道：甥舅之親再好也沒有，當然可以放心得下。又問這位令親是誰？雪齋道：便是李

敬甫先生向來也在蘇州廠裏辦事。去年春間。方才調到徐州。正康搔着頭皮。想了一想。便道。前夫人是張姓。現在的夫人是李姓。那麼。這位李先生。便是二令郎的嫡親舅舅了。說時。偶然旁矚。却見旁邊站着的李氏。怒容滿面。眼睛裏放出凶光。只是向自己惡狠狠的瞅着。正康便不敢多說。把手一拱。道。再會。再會。兄弟。還要到那邊去候一位朋友呢。

正康走後。李氏兀自把眼光向他背後。注射心頭。暗暗忖量人家的事。誰要他來嚼這空閑舌頭。但願他遭着鬼迷。一口氣跑到鐵軌上面。被那往來的火車撞倒在地。血淋淋的。截做幾段。雪齋見娘子呆呆不語。便道。我們喚車回去罷。你在這裏呆想着甚麼。莫非怪着正康多嘴。李氏瞅了丈夫一眼。似瞋非瞋的說道。十餘年的夫婦。你兀自不知道我的心思。方先生說的都是好話。誰怪他多嘴。只怪他說得太遲了。一些要是方才我們來的當兒。便聽得他這般說。無論怎麼樣。我決計不放廣生動身。他是你前夫人留下的一塊肉。我怎肯放他到危險地方去。不比蓮生這孩子。是我親生的。聽天由命。危險也罷。不危險也罷。我疼着別人的肉。比自己的肉還厲害。方先生既然這麼說。累我心驚肉顫。說不盡的懊悔。懊悔不該放他去。火車開了。又沒法把他拉轉。你快快到電報房去打一個電。把廣生追了回來。罷。雪齋笑道。說着風。便扯篷。你也太覺

多慮了。徐州一帶太平。不。太平。敬甫怎有不知曉。他說地方平靜。當然是地方平靜了。沒的住在徐州的。不知曉。住在無錫的。反而知曉。正康不知在那裏聽來的野話。理他做甚呢。

夫婦倆回到家裏。雪齋早把正康的話。置諸腦後。可是李氏反而心心挂念。忙不迭的寫了一封信。寫給伊兄弟。敬甫信中說的一。廣生業已就道。計日便可抵徐。此間有人說起。淮徐一帶。近來不大平靜。廣生到後。吾弟務須竭力保護。渠雖非吾弟。嫡親外甥。却須比嫡親外甥。格外照顧。吾心方可釋然。至囑。倘徐州果然有些風吹草動。萬萬不能使渠久居危險之地。吾弟不妨請假旬日。伴渠回里。一切川費。均由敝處承認。種種拜託。不盡欲言。這封信寫好了。送給雪齋。過目。雪齋心裏感激得甚麼似的。感激伊待遇。廣生可謂仁至義盡。但願天下做後母的。都似伊一般用心。那麼家庭之內。再也不會起甚麼風浪了。似伊這般體貼孩子。便是我前妻不死。有伊這般的慈愛。沒有伊這般的思想。周密。廣生。廣生你遇見這般的後母。正是你的天大造化也。

麵粉廠的辦事室裏。坐着兩個人。却是分據着兩隻寫字檯。一個坐在中間的。五旬以外年紀。鬚髮有些花白了。一個靠窗坐的。年齡在三旬左右。兩隻鮮黑眼珠。骨碌碌的不住打轉。不知在那裏盤算着甚麼。你道

這兩個人是誰。花白鬚髮的，便是經理莊端生。鮮黑眼珠的，便是副經理李敬甫。端生捋着鬚髮道：「近來本廠的營業漸發達，帳面也漸大了，令甥廣生確是個少年老成，叫他充當收帳員。我也十分信任，只是現在青紗帳起了，鄉間的道路很不好走，你不聽得元大煤號的老板也是往鄉間收帳吃匪徒綁去，直到今朝沒有放還。本廠的帳面都放在近城一帶，放在鄉間的爲數却不多。廣生到廠後，攏總不滿一個月，人地生疎，你不該天天差他到鄉間去奔跑。萬一出了岔兒，你怎樣對得起令姊和令姊丈？敬甫笑了一笑，道：「端叔說的話，怕不是金玉之言，只是家姊丈累次信來再三叮囑說甚麼『天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小兒到徐後，你只管教他盡勞盡瘁，無論甚麼所在，你只管差他去奔跑可也。』」小姪便寫着回信說：「廣甥到了這裏，只可在近城一帶往來收帳，鄉間地僻，伏莽滋多，萬萬去不得。」誰料家姊丈是個書獃子，見了小姪的信，老大的不以爲然，連篇累牘，嚼不了的之乎者也，說甚麼『你這般的待遇，小兒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難之。』說什麼『年輕的人，你偏不教他探湯蹈火，這是甚麼意思？你也曾讀過左傳，豈不曉得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說什麼『無論如何危險之地，你只管教小兒去閱歷閱歷，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這便是置諸死地而後生也。』端叔你想家姊丈既然這般說法，小

姪不聽他囑咐似乎不懷着好意因此差遣賡生在外邊閱歷閱歷這是小姪的一片苦心若說危險不危險聽天由命只好瞧他的運氣罷……端生聽罷也不答話只撚着幾莖鬚鬚細細的把這一席話研究似乎做老子的不該有這遠情背理的書信敢怕是敬甫在那裏撒謊罷敬甫的爲人在商業上是一等好手只太很辣一些敢怕他的心地不大良善罷……這些都是端生暗地裏的猜測表過不提且說那天敬甫也差遣賡生到鄉間去收帳預算往來錄點大概遲至傍晚時分賡生總該回廠可是上燈多時依舊不見賡生回來廠裏的人都起了驚慌總經理尤其着急吩咐廠工點着燈籠火把出城尋覓忙亂了多時那有甚麼影響端生向着敬甫跳脚道他是你的外甥你怎麼老躲在廠裏不去尋覓敬甫做出那慌慌張張期期艾艾的模樣道端端小小姪方寸已亂大大黑夜那裏去尋覓且待明朝罷

賡生是個聰明孩子這一個月來怎麼不窺破他母舅的用意他想母舅派我做收帳員怎麼不派我收城裏的帳却派我收鄉間的帳鄉間的帳面是很小的我便不去收他們也會上城來交納巴巴的派我去做甚敢怕母舅不懷着好意不是派我去收帳却是派我去了帳明知這條路伏莽是很多的借刀殺人把我的性命就此了帳遂了他的陰謀想到這裏不免替自己捏一把汗然而他是煌煌的副經理他的說話又

不。敢。違。背。也。只。好。隨。機。應。變。
 碰。着。自。己。的。運。氣。顧。慮。不。得。
 許。多。每。逢。下。鄉。的。當。兒。不。敢。
 單。身。行。走。總。央。託。着。廠。裏。的。
 工。人。陪。着。同。行。後。來。吃。敬。甫。
 知。曉。了。便。把。廣。生。一。頓。訓。斥。
 道。你。有。你。的。職。務。廠。工。也。有。
 廠。工。的。職。務。你。怎。好。帶。着。他。
 同。走。誤。了。廠。裏。的。做。工。不。是。
 兒。戲。廣。生。雖。然。諾。諾。答。應。然。
 而。白。肚。裏。明。白。越。見。得。母。舅。
 存。心。不。良。那。天。正。是。合。當。有。

青
紗
帳



事。下。鄉。收。帳。白。跑。了。一。趟。回。
 來。的。時。候。一。輪。紅。日。漸。漸。的。
 向。西。山。麓。將。下。去。獨。自。在。田。
 岸。上。行。走。瞻。前。顧。後。都。不。見。
 行。人。的。影。蹤。兩。旁。田。裏。多。種。
 着。高。粱。時。交。秋。令。早。長。得。搖。
 搖。擺。擺。布。得。密。密。層。層。分。明。
 張。挂。着。油。碧。幌。子。也。不。知。裏。
 面。有。歹。人。沒。有。歹。人。一。陣。涼。
 風。刮。起。來。高。粱。稈。子。亂。舞。亂。
 搖。發。出。一。種。呼。呼。的。聲。響。仿。
 佛。有。千。軍。萬。馬。在。四。下。裏。搖。

七

旗。吶。喊。廣。生。年。齡。還。輕。又。從。來。沒。出。過。遠。門。見。這。情。景。怎。不。心。膽。動。搖。只。好。腳。下。明。白。急。匆。匆。的。向。前。奔。走。猛。聽。得。青。紗。帳。裏。噹。噹。一。聲。撲。撲。的。跳。出。兩。個。面。目。黧。黑。的。歹。人。截。住。了。去。路。廣。生。見。事。不。妙。返。身。待。要。奔。走。早。吃。一。個。歹。人。搶。步。上。前。一。把。扭。住。了。領。圈。喝。一。聲。你。逃。向。那。裏。去。老。子。候。了。你。多。時。了。

天。色。沈。黑。四。野。裏。蟲。聲。唧。唧。遠。夾。着。樹。林。子。裏。的。怪。鳥。咻。咻。咻。咻。的。叫。越。覺。得。氣。象。陰。森。如。到。了。羅。刹。鬼。國。這。其。間。別。無。村。莊。只。是。一。片。曠。場。高。高。低。低。的。堆。着。多。少。土。饅。頭。其。實。遲。早。之。間。大。家。都。是。饅。頭。裏。的。肉。餡。不。過。未。做。肉。餡。的。當。兒。大。家。見。了。這。土。饅。頭。總。有。些。觸。目。驚。心。的。模。樣。而。况。月。黑。星。稀。秋。墳。鬼。唱。憑。你。膽。大。包。身。也。不。敢。在。叢。墓。裏。過。宿。然。而。叢。墓。左。近。有。一。間。東。倒。西。歪。的。古。屋。數。十。年。前。還。是。人。家。墳。丁。的。住。屋。現。在。世。變。滄。桑。許。久。沒。人。來。居。住。却。不。料。今。天。夜。裏。偏。有。一。個。可。憐。的。青。年。在。這。古。屋。裏。過。宿。這。個。少。年。是。誰。當。然。便。是。那。中。途。被。掠。的。趙。廣。生。原。來。廣。生。被。兩。個。歹。人。捉。住。了。一。個。掏。出。手。槍。禁。止。他。聲。張。一。個。摸。出。布。巾。紮。住。了。他。的。眼。睛。拖。拖。扯。扯。一。脚。高。一。脚。低。約。莫。走。了。一。二。里。才。到。了。這。個。所。在。把。廣。生。推。入。屋。裏。扯。去。紮。眼。的。布。巾。裏。面。早。有。預。備。的。繩。索。雙。手。雙。腳。都。把。來。緊。緊。的。紮。住。了。廣。生。央。告。道。好。漢。我。是。一。個。貧。苦。小。子。綁。我。來。做。甚。家。裏。也。沒。有。錢。來。贖。取。一。個。歹。人。呵。呵。大。笑。道。糊。塗。小。子。你。道。我。們。巴。巴。的。趕。來。綁。你。麼。這。

是你自己家裏的人請我們來綁你的本待把你一刀殺却和這荒墳裏的鬼靈做伴可是扯票費還沒有交付便宜你多活一宵待到明天老子便來結果你性命你背上有一搭硃砂記收款的當兒須把來挖下做收條另有一個歹人接嘴道老張別和他多講我們割個火柴細細的照他一照究竟他的背上有沒有這一搭硃砂記當下火光一閃老張早割着了火柴點在半支蠟燭上顫顫搖搖和鬼火一般又喚着他的同伴道小侂子你把他的衣服打開了待我來驗票小侂子誰耐煩來解衣服白光一閃早從衣襟下拔出一把短刀嚇得賡生魂不附體喊聲哎呀昏沈沈的已失了知覺

此及悠悠甦醒早不見了這兩個歹人自己依舊細手縛腳橫臥在破屋子裏原來沒有被殺單覺得背脊上面衣服破碎了一塊涼風襲體寒氣直向皮膚裏鑽入才知道方才那個歹人拔出快刀並不是殺他却割碎他的衣服驗他的一搭硃砂記他想自己身上這一搭硃砂記怎麼會被歹人知曉怎麼又有人出錢買殺囑咐歹人來害我的性命唉存心要殺我的不是黑心母舅却是誰呢母舅爲什麼要殺我當然出於後母的囑托把我害了這完全的房屋田產便可以歸蓮生一人承受其實我對於遺產主義素來打破父親百年以後我便把家產都讓給了兄弟也非難事犯不上害我性命呀後母後母你平日假惺惺的

待我除却父親誰不窺見你的肺肝可是你的心腸毒到這般田地却也出於人的意料以外呀想到這裏便嗚嗚咽咽的哭泣起來哭了一會子忽又轉了一念哭有甚麼用呢窮鄉僻壤黑夜裏有誰經過便哭死也無益徒然擾亂了方寸我雖然到了這絕地然而絕處逢生也是我合該有幾分希望沒的束手就縛任人宰殺便罷了想到這裏便止了哭也不覺得甚麼可怖肚皮裏轉輪上下籌畫這脫險的計略約略有了些把握也不管有效沒效橫豎是個死有效時死中得活沒效時至多也不過一個死於是神魂略定把身子稍稍轉側眼望着破窗洞外星星閃閃彷彿向自己霎眼一般頓覺得精神疲倦不多時便昏昏睡着了「混蛋你死在眼前兀自昏昏的睡着快快醒來」廣生聞喚張眼目光正照着窗洞這可怕的黑夜已過去了兩個歹人惡狠狠的站着一個喚做老王的握着手槍對準着廣生的胸口一個喚做小倖子的探頭窗外在那裏把風廣生哀哀的問道好漢便在這時結果我的性命麼究竟是誰的主意買囑你們來殺我說給我知道了我便做鬼也明白老王道早咧早咧直待那人捧了錢來才是你做鬼的時刻你問那人是誰我們也不知道是誰且待那人來了我們問明了那人的姓名向你報告一聲再把你槍斃了教你做鬼也明白你要索命便向那人去索命廣生道那人捧多少錢來買掉我這條性命老王道你這條狗命不值

錢。那。人。只。出。三。百。塊。錢。買。我。一。粒。衛。生。丸。送。你。上。西。方。去。廣。生。長。長。的。抽。了。一。口。氣。道。誰。料。我。這。萬。金。身。價。只。值。得。三。百。塊。錢。罷。了。罷。了。你。們。開。槍。罷。說。時。雙。眼。一。闔。做。出。那。待。斃。的。模。樣。小。倂。子。條。的。回。轉。頭。來。喚。一。聲。老。王。你。聽。這。小。子。話。中。有。因。分。明。是。一。張。頭。等。的。票。我。們。不。該。只。貪。着。三。百。塊。錢。便。把。來。輕。輕。扯。掉。了。老。王。聽。了。心。動。便。道。小。子。你。莫。害。怕。我。們。不。是。一。定。要。殺。你。只。要。靠。着。你。這。張。票。得。一。筆。大。大。的。橫。財。扯。票。也。好。不。扯。票。也。好。廣。生。徐。徐。抬。眼。道。那。麼。不。要。扯。票。罷。我。家。裏。雖。沒。有。偌。大。的。財。產。可。是。湊。集。兩。三。千。塊。錢。贖。我。回。去。這。是。穩。穩。的。况。且。我。爹。爹。又。疼。愛。着。我。的。再。多。出。些。也。說。不。定。只。是。信。去。信。來。最。快。也。要。半。個。月。才。有。款。來。你。們。把。我。緊。緊。紮。住。挨。着。兩。三。天。便。活。活。餓。死。了。還。能。等。到。贖。款。來。麼。早。晚。是。個。死。不。如。死。得。爽。快。些。罷。了。罷。了。你。們。開。槍。罷。說。時。又。把。雙。眼。緊。緊。的。闔。了。

自。古。道。利。令。智。昏。兩。個。歹。人。聽。得。有。幾。千。元。的。希。望。立。時。嬉。皮。笑。臉。收。拾。起。殺。人。的。心。腸。便。催。着。廣。生。寫。信。到。家。定。價。取。贖。廣。生。道。你。們。代。我。寫。罷。我。兩。手。兀。自。束。縛。着。兩。個。歹。人。不。禁。好。笑。起。來。他。倆。的。手。殺。人。也。會。放。火。也。會。單。單。不。會。使。用。這。枝。筆。免。不。得。把。廣。生。鬆。放。了。手。脚。囑。他。自。己。書。寫。只。是。沒。有。紙。墨。筆。硯。一。時。寫。不。得。小。倂。子。告。個。奮。勇。願。跑。三。里。路。向。土。地。廟。裏。廟。祝。那。邊。借。取。文。房。四。寶。臨。走。時。叮。囑。老。王。說。你。子。細。着。

莫被這票兒飛了去。老王把手槍一揚，道：「有這得力的伙伴，他敢動一動，便把他胸口打個透明窟窿。」歹人走去了一個，這正是脫逃的絕好機會。然而談何容易？老王握着槍，背着窗洞，老坐在地上，却教賡生也在對面坐下面面廝對着。要是賡生腿兒一動，這無情的槍彈立刻飛來，那裏再有命活，虧得小侉子去取筆硯不是一取，便到老王沒甚消遣，便盤問着賡生的姓名住址家裏有多少產業。賡生有問必答，答的話三分是真，七分是假。老王見賡生的模樣，很是誠實，便不慮他脫身逃走，談了一會話，小侉子還沒有來。老王可有些困倦了，更兼衣襟裏面有幾個跳蚤，東嚼西咬，覺得又癢又痛，便把手槍放落地上，伸手在衣襟裏亂扒亂搔。賡生乘此機會，向着破窗洞，雲雲眼歪歪嘴，又把頭兒點這幾點。老王大疑，只道破窗洞外有人窺望，倏的站將起來，背轉身，探頭向窗外瞭望。說時遲，那時快，賡生出其不意，便把地上的手槍搶取在手，正待開放。老王業已覺察，翻轉身來，伸手把賡生一推，賡生那裏是他的對手，跌跌撞撞向後面倒退了幾步，手裏這支槍撲的落地。老王肯于休順手，一下耳刮子打得賡生立脚不住，在地上晃了幾晃，猛聽得碎的一響，兩個裏面有一個撲翻在地。

撲翻在地的，大概是賡生了。要是賡生編書的，便老實說賡生倒地爲什麼，繞這遠道兒說兩個裏面倒了。

一個呢。可見倒地的是老王。不是賡生……原來賡生受了這下巴掌。雙腳站立不定。在手槍上絆得一絆。也是老王惡貫滿盈。賡生無意中踢動了扳機。一個彈子。颯的飛出來。可巧不巧。把老王的胸口打了個透明窟窿。立時撲翻在地。却被閻羅大王綁了票去。賡生暗暗微待。此時不走。等待何時。便離了這可怕的古屋。側身四顧。迷了路。徑不曉得從那一面逃去。只好揀着樹木陰森的所在。捨命奔跑。虧得沒遇見人。曲繞繞不知多走了幾許路。才望見那條田岸。是自己走熟的道路。心頭略略寬慰。正待取路回去。忽然一陣風來。隱隱有人語聲。吹送入耳。賡生不曉得來人是好是歹。便溜入高粱稈子裏面。蹲倒着身軀。且待躲過來人再行上道。來人愈走愈近。語聲歷歷可聽。耳熟能詳。却聽得是兩個人的聲音。一個是母舅李敬甫。一個是歹人小倂子。

敬甫道。這孩子很狡猾。你們莫聽他混說。他家裏很苦。咧休說兩三千塊錢。便是兩三千個鵝眼小錢。一時也拿不出。他不過信口開河。希圖你們不殺他罷了。小倂子道。我們也不管他的話。是真。是假。洋錢到手。越多越好。我們拚養着他。半個月。瞧他寫了信去。有效沒效。有效時。落得多賺幾塊錢。沒錢時。把他殺了。向你老領取這筆扯票費。好麼。敬甫冷笑道。過了今天。不扯票。你們休想這筆扯票費。貪了賒的。失了現的。只怕

不。大。合。算。罷。廣。生。聽。到。這。裏。
又。氣。又。恨。母。舅。的。狠。心。狗。肺。
今。日。裏。和。盤。托。出。虧。我。逃。得。
快。未。遭。毒。手。要。不。然。歹。人。不。
殺。我。母。舅。也。要。殺。我。母。舅。的。
心。比。着。歹。人。還。毒。
後。來。又。聽。得。敬。甫。和。小。倂。子。
駐。足。田。岸。唧。唧。噥。噥。的。一。會。
子。小。倂。子。才。道。你。老。的。話。也。
不。錯。待。我。去。和。老。王。商。議。以。
後。再。來。覆。話。這。裏。有。一。塊。青。
石。你。老。請。坐。一。會。子。我。去。去。



四

便。來。：。：。便。聽。得。一。陣。脚。聲。
漸。漸。的。向。左。邊。而。去。廣。生。暗。
暗。惶。駭。小。倂。子。這。一。去。聽。見。
老。王。死。在。屋。子。裏。豈。不。要。疑。
及。是。我。所。害。要。是。前。來。搜。捕。
豈。不。要。又。遭。毒。手。待。想。爬。上。
田。岸。捨。命。逃。奔。又。恨。這。黑。心。
母。舅。坐。在。田。邊。青。石。上。被。他。
瞧。見。了。也。不。是。要。正。在。進。退。
兩。難。的。當。兒。猛。聽。得。左。邊。有。
許。多。脚。步。聲。接。着。一。陣。嘩。喊。
道。在。這。裏。了。在。這。裏。了。我。們。

捉住了。他替老王報仇這幾句話。直把廣生嚇倒。在高梁稈子裏面。哎呀。逃也沒有。只好束手就縛了。隔了一會子。却没有事。只聽得敬甫喊道。你們綁我去做甚。我是來送錢給你們的。又聽得小倖子道。你也不是個好人。你叮囑我綁去的少年。今日裏把我老王哥哥打死了。脫身逃走。我方才走到半路。有許多弟兄們迎上來。把這事告我知曉。我只向你身上討取這個少年。待到少年來了。放你回去。又聽得有三五個人助着說道。你不把這少年交出。休想活命。我們先把你殺了。替老王報仇。又聽得敬甫哀求道。諸位大當家。大英雄。你們先把三百塊錢的鈔票收了。那個行凶的少年。限我三天交出。決不爽約……廣生伏在田裏。私自微待。虧得沒有被他們瞧見。否則此命休矣。在這當兒。田岸上有人說道。走走那邊。警察來捉人了。嚇得一聲四散。逃走。敬甫却不肯走。頓生希冀。高聲大喊道。救命呀。救命。救命的人。沒有到。催命的人。早到了。小倖子見敬甫叫喊不禁。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拔出衣裏的短刀。向敬甫致命。所在連擲了幾下。丟去短刀。直向高梁田裏跳去。有了青紗帳子。怕甚麼。黃衣警士鳥行。鵲步走不到一丈路。撲的一聲。跌倒在田裏。那時田岸上履聲。橐橐。警察隊齊着脚步。早走到行凶的所在。見倒斃一個男子。鮮血滿地。正自驚異。忽聽得高梁稈子裏有人高喊道。警察快來。凶人被捉住了……聲喊。

的。以。是。廣。生。原。來。小。倂。子。合。該。破。案。他。在。高。梁。田。裏。逃。奔。冷。不。防。廣。生。橫。臥。在。田。裏。脚。下。一。絆。把。小。倂。子。絆。跌。了。小。倂。子。待。要。扒。起。廣。生。條。的。跳。將。起。來。把。小。倂。子。拼。命。抱。住。連。聲。呼。喊。叫。警。察。到。田。裏。來。捉。人。警。察。聞。得。呼。喊。更。不。費。甚。麼。吹。灰。之。力。輕。輕。的。把。小。倂。子。捉。住。了。向。官。廳。裏。報。功。只。說。是。冒。險。前。進。和。匪。徒。捨。命。相。撲。才。把。這。一。名。悍。賊。擒。住。

列。位。這。警。察。隊。是。從。那。裏。來。的。原。來。麵。粉。廠。經。理。莊。端。生。見。廣。生。一。夜。未。回。明。知。被。匪。徒。幫。去。因。此。報。告。警。署。派。着。警。察。隊。到。鄉。間。來。察。勘。才。把。這。樁。案。破。了。後。來。小。倂。子。按。照。懲。治。盜。匪。例。就。地。槍。決。敬。甫。謀。害。外。甥。陰。謀。暴。露。端。生。更。在。敬。甫。臥。室。裏。尋。出。幾。封。信。札。都。是。李。氏。寄。給。他。的。語。氣。之。中。暗。暗。教。他。把。廣。生。擺。布。端。生。大。憤。要。把。這。信。札。呈。送。官。廳。倒。是。廣。生。不。肯。搶。來。燒。燬。了。免。得。宣。布。後。母。的。惡。名。

從。此。以。後。莊。端。生。益。發。器。重。廣。生。便。教。他。補。了。敬。甫。的。遺。缺。二。十。多。歲。的。人。一。躍。而。爲。副。經。理。要。算。是。商。界。中。出。類。拔。萃。的。人。物。相。隔。沒。多。時。廣。生。忽。得。他。老。子。的。來。電。說。蓮。生。患。花。柳。症。死。於。上。海。某。醫。院。渠。母。痛。子。情。切。亦。得。神。經。病。汝。速。歸。省。視。廣。生。讀。罷。電。報。不。禁。號。陶。大。哭。端。生。見。了。捋。着。幾。莖。花。白。髭。鬚。仰。天。歎。道。蒼。天。蒼。天。你。兩。隻。眼。睛。原。來。炯。炯。的。張。着。一。時。一。刻。都。不。會。閉。呢。



民間傳說的天翻地覆

胡寄塵

這一次日本的大災難人家當然都知道是地震在中國有一部份人雖然不曾明白地震的原因却是已經知道地震的名詞了倘在三五十年前的中國人看起來怕不要說是天翻地覆因此我記起民間傳說的天翻地覆的故事來這件事是我做小孩子時聽見人家說的

在上古的時候曾經天翻地覆過一次當天翻地覆之前世上有許多人後來都因天翻地覆而死了只有男女兩人躲在一箇石獅子口裏沒有殃及等到天翻地覆完了天依舊清明了地依舊平穩了男女兩人才從獅子口裏跑出來配爲夫婦生了幾個兒女現在世上所有的人都是從他們兩個人生出來的又說地爲甚麼要覆呢因爲地底下是空的四角（舊說地是方的）各有一個鯨魚頂着他鯨魚是閉着眼睛不開的倘然一開眼他便要翻身鯨魚一翻身地就要覆了天上的神恐怕地覆便吩咐四隻仙鶴立在四個鯨魚的背上鯨魚一開眼仙鶴便去啄他們的眼睛所以鯨魚的眼睛是永遠不開的而世上人的

民間傳說的天翻地覆

生命都寄託在四隻仙鶴的身上。

以上是民間傳說如此的。毫沒有根據。我也知道他不足信。但是照現在看起來。從前人所說的天翻地覆也莫不。就是現在所謂大地震麼。因此可以知道中國古時也有過大地震了。這種大地震當然在有史以前而一切的書籍裏從來沒有記載過。民間的傳說雖然不可信。以為真然也。未必毫無其事。至多也不過加了些花色罷。從地理歷史上考查中國古時有沒有大地震。無從考了。或者這事到是一種參考的材料。天翻地覆的事。在書籍上沒有記載過。倒是鯨魚頂地在書籍上是有過的。列子湯問篇上有一大段說起這事。大約說道。

而五山之根無所連着。(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圓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使巨鯨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首一交焉。五山始峙。

照此看來。後人所說的鯨魚頂地。是根據列子上的話而來的了。列子一書。普通說是周朝人列禦寇作的。其實乃是晉朝人作的。然自晉至今年代已經不近。可想見這種傳說的來源是很遠的了。

生財之道

王西神



圖次

人

說上海灘上朝朝寒食夜夜元宵圓燈替月繁星照四達之衢潤臉羞
 花一笑擲萬金之產比着世界上著名勝地像法蘭西的巴黎啊英吉
 利的倫敦啊美利堅的紐約啊繁華程度不知是否能夠並駕齊驅在我們中
 國說來總可說一聲惟我獨尊舉着宋朝人批評杭州西湖的口吻上他一個
 歌號叫做銷金鍋咧其實照在下個人的眼光估量起來這銷金鍋三個字實

生財之道

在有些不甚圓滿固然上海一隅是浪子的製造所乞巧的出張處也是社會上種種罪惡的發源地然而天下事利害相因正負相銷一方可說他是銷金鍋一方也可說他是產金所少年執袴一到上海便易弄到破產若是老奸巨滑工於心計的人到了上海也幾於遍地都是黃金只要眼明手快那一個先

一

下。手。那。一。個。便。奪。到。了。彩。票。中。的。頭。標。這。就。叫。強。中。更。有。強。中。手。要。看。各。人。的。本。領。了。現。在。是。拜。金。時。代。無。論。甚。麼。非。錢。不。行。加。以。生。活。程。度。如。此。之。高。金。錢。的。效。用。越。覺。其。利。無。窮。看。著。上。海。人。這。般。容。易。發。財。所。以。上。海。的。旅。客。一。天。多。似。一。天。一。班。大。地。主。天。天。在。那。兒。起。造。簡。陋。苟。完。粉。飾。外。觀。的。房。屋。租。金。是。向。天。討。價。却。不。許。人。家。著。地。還。錢。還。要。小。租。哩。挖。費。咧。種。種。苛。索。簡。直。同。狼。虎。一。般。張。開。血。盆。大。口。恨。不。得。把。人。家。連。皮。帶。肉。一。口。氣。吸。下。肚。去。儘。管。他。這。樣。的。強。橫。無。理。人。家。總。要。住。他。的。房。屋。一。個。錢。也。不。敢。短。少。這。就。可。見。上。海。人。滿。爲。患。了。偌。大。一。個。上。海。容。積。了。這。許。多。旅。客。僑。民。那。裏。有。這。許。多。職。業。供。他。們。應。

用。供。求。不。能。相。劑。自。然。便。要。異。想。天。開。維。持。他。的。生。活。難。道。活。活。的。空。著。兩。手。餓。死。不。成。所。以。重。重。黑。幕。要。算。上。海。爲。最。多。若。有。科。學。專。家。研。究。生。理。我。想。上。海。的。人。一。定。要。比。別。處。兩。樣。些。第。一。是。頭。頂。甚。尖。能。夠。在。錢。眼。裏。鑽。來。鑽。去。第。二。是。兩。隻。手。像。通。臂。猿。一。般。一。定。能。夠。兩。隻。手。併。在。一。起。比。人。家。長。了。兩。倍。所。以。見。錢。就。搶。再。也。敵。他。不。過。第。三。是。面。皮。很。老。儘。著。人。家。笑。罵。只。知。道。金。錢。是。惟。一。的。親。愛。者。比。着。父。母。妻。子。都。還。要。加。上。幾。層。親。密。第。四。是。黑。心。良。心。不。黑。一。切。傷。天。害。理。之。事。便。也。有。些。顧。忌。不。致。公。然。爲。非。作。歹。了。第。五。是。血。汁。中。含。有。磁。石。性。質。所。以。一。遇。金。錢。類。五。金。之。屬。便。互。相。吸。合。再。也。擺。脫。不。開。第。六。是。

雙料的神經質所以腦筋非常靈敏事事能夠占人先著却也有時失之太過像一聽某人失敗了便翻轉臉來把平日受他的好處完全忘却或是一看那個老朋友身上穿得寒儉些便認定他近來是跛脚了不要沾染了他的窮氣也觸了霉頭或是預防他開口借錢不是遠遠的避開使故意自己說上一片窮話其實他的觀察完全是纏夾二先生咧第七是人學著孫行者搖身一變變做七十二種的奇形怪狀看你得意了便和你拚命連絡給你痔瘡給你吮癢你倒覺得有些肉麻他還說是特別垂青看得起他呢等到你一失了意立刻反其道而行之忽而半天雷雨忽而滿地月明蒼狗白雲比著天空的變

生財之道

化還要快上幾百倍的速率呢第八是雙料五官一雙眼睛看人一隻眼睛看狗一張嘴說東一張嘴說西真人面前說假話分明是中國人偏要滿口密司密司脫一隻脚到北京一隻脚到天津這樣纔能夠做議員老爺八方討好四處拿錢咧第九凡是男子大半是屬於陰類的從何處證明此點只要舉下面一個例他們和人交接運動軍國大事總是在堂子中吃花酒他們圖謀機會鑽營差缺總是走了人家的內線先賄通了人家的太太姨太太或是拜人家的內眷做乾娘自己便算是他的親兒子有的人還在堂子中選購了許多年輕妓女預備送給上司要人做姨太太一到了自己得意的時候第一件事情

便也是討姨太太。太很有怕他太太的。爲了這事，鬧得醋氣薰天。他奔競了一世，總脫不了與女人爲緣。更可笑的，他的姨太太有些執外行動，他也大度包容。學老僧以不見不聞爲上乘之法。若不是這班人，生來偏於陰性，怎能這樣的低頭伏小呢？第十是七分像鬼，三分像人。日間不甚活動，到了夜間，纔四處奔波。只要看酒館、茶館、飯館、妓館、諸館之內，那處不是到夜間纔熱鬧起來。可惜，借着禁烟的名目，烟館現在沒有了。只有許多燕子窠，做他的代表。不然，更多著一處絕好的試驗場。咧，上海人有了這十種的特質，自然財源輻輳，財運亨通，財星高照。除了我們這班窮措大，只會天天拿著一枝筆畫角描頭。

四

瞎三話四，一輩子也不會得意。其餘便都有他的特長，不致虛生一世。像我們住在這用武的地方，却弄得英雄潦倒，真合著我佛說的如入寶山空手而回呢。閒話已過，言歸正傳。却說有一天，我到一個朋友家內，恰巧已有兩個友人先在那兒。主人翁却有事公出了。我們三人等了一刻鐘的工夫，主人翁回來了。奔得滿頭是汗，一件夏布長衫，倒有半件像在水中撈出，趕著卸去衣服，洗臉抹身，然後開了電氣風扇，拖上一雙涼鞋，坐在荷花缸旁邊，和我們閒談。我先問他今天爲什麼這樣的狼狽，他說再也不要提起上海灘上，真是無奇不有。甚麼大人先生，都是不開面的強盜罷。咧，我聽了，真同對著一丈二尺高的

和尙有些摸不著頭腦，便催他說個明白，不要學說書先生的賣關子。這位主人翁本是胸無城府的，經我用激將法這樣一激，便好像自來水龍頭開足了，噴水的機關噴珠濺玉，瀉個不住。他說道：（以下都是友人的自述，文中的我即友人自稱）我親戚中有一家姓沈的，做藥行生意發財，便馬上捐助四五萬銀子在本鄉辦了一個學堂，總可算慷慨好義的了。不過一個人總有一樁嗜好，酒色財氣嫖賭吃着，不是這樣就是那樣，當窮的時候，力不從心，這種嗜好，只可藏在心坎之中，合著生理學家所稱的潛伏性。一旦得意，便要加倍實行，飽暖思淫，慾古人說的一些不錯。舍親沈君是寡人，有疾，寡人好色，本來沈

生財之道

偷香漁色的慣家，等到赤手成家，自然要大大的縱樂一會。他的夫人薄有幾分姿色，是醋字號中的英雄，雖著實和沈君吵鬧了幾次，壓力愈重，反動力亦愈大。這是一定的公理，非但力學如此，舍親起初爲著免去家庭衝突起見，便在外面租了兩處小房子，和夫人鼎足三分，巨耐精神有限，要弄到梅雪平分，不爭春色，談何容易。他的夫人又是很有心計的人，看著自己丈夫受了小房子中的催眠術，便一心一意要謀報復。特地用了許多家庭偵探，偵察小房子中的祕密。不到幾天，果然被他查到一件真憑實據。原來有一處小房子的主人，婆喚做小脚老四的，趁著舍親不當夕的那天，夜間招著一個很俊俏的洋

行。小。鬼。在。家。住。宿。明。天。沈。君。的。夫。人。便。和。沈。君。說。道。
你。年。將。半。百。仍。是。這。樣。沾。花。惹。草。的。弄。得。身。子。衰。弱。
不。堪。照。我。說。來。討。小。未。嘗。不。可。只。不。要。討。這。樣。的。爛。
污。貨。還。要。爲。伊。淘。壞。自。己。身。子。真。是。何。苦。呢。沈。君。聽。
了。免。不。得。要。尋。根。究。底。他。的。夫。人。便。加。上。了。好。些。油。
鹽。醬。醋。把。小。脚。老。四。偷。人。的。事。情。說。得。有。聲。有。色。沈。
君。總。還。有。些。不。相。信。不。料。他。的。夫。人。早。已。暗。地。裏。調。
兵。遣。將。把。小。脚。老。四。房。子。的。周。圍。圍。得。似。天。羅。地。網。
還。有。許。多。順。風。耳。朵。千。里。眼。飛。毛。腿。往。來。報。信。一。面。
再。用。說。話。激。動。沈。君。說。現。在。空。口。說。白。話。也。是。無。用。
擒。賊。擒。王。拿。賊。拿。賊。捉。姦。捉。雙。要。證。明。這。件。事。情。只。
有。捉。姦。一。法。不。過。捉。破。之。後。小。脚。老。四。固。然。是。覆。水。

難。收。你。正。和。伊。打。得。火。一。般。熱。不。知。道。肯。不。肯。拆。散。
鴛。鴦。還。有。一。層。這。種。事。情。很。和。你。顏。面。有。關。你。若。有。
些。顧。忌。我。便。不。敢。多。嘴。橫。豎。聊。齋。志。異。上。說。的。一。頂。
綠。頭。巾。難。道。便。能。壓。死。人。麼。你。也。不。妨。大。度。包。容。咧。
沈。君。經。內。務。府。這。樣。的。冷。嘲。熱。諷。面。上。有。些。熱。刺。刺。
的。一。股。無。名。火。頓。時。衝。破。了。腦。蓋。霍。地。跳。了。起。來。頓。
足。大。叫。道。小。脚。老。四。果。然。有。不。端。的。事。情。我。不。和。你。
同。去。捉。姦。沈。字。顛。倒。寫。給。你。看。我。也。不。要。再。在。上。海。
做。人。了。話。還。未。完。他。的。夫。人。已。得。了。手。下。心。腹。偵。探。
的。電。話。說。小。脚。老。四。處。那。話。兒。又。去。續。舊。歡。了。事。不。
宜。遲。趕。緊。去。捉。當。下。沈。君。夫。人。放。下。聽。筒。隨。著。沈。君。
率。領。車。夫。阿。大。娘。姨。周。媽。張。媽。乳。孀。孀。又。兒。子。媳。婦。

以及本家的大阿伯隔壁的陸老爹店中的賬房詹
沛仁一衆人等共有十幾個呼嚕一聲好像一隊大
人馬蜂擁而去我說到這裏人家不是要索我漏洞
麼說捉奸這種事情應該何等秘密怎麼可如此耀
武揚威不怕一對野鴛鴦聞風飛散麼不知道其中
自有一種特別原由原來這件事沈夫人處心積
慮早已四面布防八方設伏手到拿來好像甕中捉
鼈所以儘管大著膽子堂哉皇哉的殺奔前去果然
到了小脚老四那兒沈夫人叫自己丈夫從前面叫
門而進自己埋伏在後門聽著沈君和小脚老四拍
桌大鬧知道事已得手方帶領多人一擁而入那位
洋行小鬼嚇得精赤了身子在地上簌簌地顫個不

生財之道

住手上倒還戴着一隻六克辣海水色的金鋼鑽戒
指正是沈君送給小脚老四的足足的化了好幾千
塊錢呢當下人賊並獲自然是一面官司很易了結
由在場諸人作爲見證寫了一張休書說小脚老四
從此與沈君永遠脫離關係總算沈君大發慈悲貼
了。小脚老四一千塊錢的生活費不過還有一個問
題小脚老四既經生了一個兒子據沈君說並不是
自己的親骨肉小脚老四却一口咬定是沈君的血
胤究竟如何除非要請教大清律例洗冤錄上說的
滴血法方可明白此時既然鬧到這般地步這個小
兒自然也應該寫在休書之上沈夫人和本家的大
阿伯都如此主張却被陸老爹詹沛仁兩位仁兄一

力。阻。擋。說。其。母。既。經。脫。離。關。係。其。子。不。成。問。題。況。且。
小。孩。子。只。得。一。兩。歲。不。妨。暫。借。一。會。好。事。不。要。使。他。
長。大。成。人。變。成。了。無。父。之。兒。一。方。面。又。對。沈。君。說。道。
小。孩。子。面。貌。很。和。老。兄。相。似。怎。麼。你。倒。說。不。是。你。生。
的。呢。沈。君。本。是。無。可。無。不。可。的。也。沒。有。甚。麼。話。說。當。
場。又。有。沈。君。第。二。位。小。房。子。中。的。阿。嬌。叫。做。杭。州。老。
二。的。也。開。信。趕。來。不。禁。仗。義。執。言。拍。拍。胸。脯。對。沈。君。
道。小。孩。子。一。定。是。你。的。人。你。不。要。我。沒。有。兒。子。我。來。
撫。養。就。是。了。陸。老。爹。詹。沛。仁。等。同。聲。拍。掌。贊。成。這。一。
齣。活。劇。就。此。閉。幕。却。不。知。第。二。齣。的。情。節。已。經。埋。伏。
此。中。這。都。是。彼。此。以。心。兵。相。鬥。沈。夫。人。雖。然。自。矜。聰。
明。可。奈。小。脚。老。四。也。不。是。等。閒。之。輩。早。已。結。交。了。陸。

老。爹。詹。沛。仁。一。班。乃。木。溫。預。備。日。後。報。復。地。步。沈。夫。
人。究。竟。是。個。女。流。而。且。得。意。之。秋。正。在。高。奏。凱。歌。那。
裏。還。防。到。這。層。呢。隔。了。一。年。沈。君。死。了。小。脚。老。四。杭。
州。老。二。前。來。奔。喪。撫。屍。大。哭。來。的。時。候。還。是。陸。老。爹。
用。自。己。的。馬。車。去。接。來。的。沈。夫。人。一。想。杭。州。老。二。名。
義。尚。在。不。必。管。他。小。脚。老。四。不。是。早。已。斷。絕。關。係。麼。
便。吩。咐。家。人。一。陣。辱。罵。帶。推。帶。跌。趕。了。出。去。自。有。陸。
老。爹。在。門。外。接。著。明。天。公。堂。中。出。了。提。票。到。沈。宅。提。
人。還。有。許。多。中。西。探。捕。直。到。內。室。翻。箱。到。篋。把。鐵。箱。
中。所。有。重。要。契。據。一。齊。取。去。說。是。由。公。堂。保。存。俟。官。
事。斷。結。了。再。行。發。還。原。來。小。脚。老。四。已。借。著。兒。子。爲。
名。向。公。堂。控。訴。要。求。平。分。家。產。咧。這。樣。一。來。可。把。沈。

夫人急死了。立刻化了三百兩銀子。繙譯費請了穆安素大律師。預備對簿公堂。後來經多人解勸。說官司沒有可打之處。凡是分爭家產的訟案。那一個不當他是一樁最難得的好買賣。有錢不犯著給旁人用。不如稍爲認些虧耗。還是雙方講了和罷。沈夫人回味從前的一切經過。也知道那張休書上沒有將小兒寫明。實在是一時疎忽。又知道陸老爹詹沛仁一班人都做了漢奸。極力幫着小脚老四。想做此中的漁人。多一天官司。延宕多一天的損失。便也願意私了。又因爲小脚老四請的那位律師。繙譯喚做史耀全。沈君有一位朋友。名叫會哀梨。原是同鄉。至好曾經在民黨中做過幾番事業。史耀全是他舊部。只

要會哀梨吩咐他一聲。他沒有不依的。便請人和會哀梨接洽。無奈伊自己新做未亡人。不能戴著重孝。到大人先生的門上請來請去。只不過依舊是陸老爹詹沛仁幾個兩面三到的人物。伊也覺得有些不安。便想到我來了。我和會哀梨十年前便有交情。而且和他的幾位哥哥都很親近。他的老太太死了之後。他的大哥子還請我題上幾首詩。和我信札往來。非常客氣。我和會家既可算是世交。又可算是文字知己。爲著這件事情。去麻煩他。或者不致嫌我唐突。罷不過現在他的大哥子不在上海。我和會哀梨又差不多十年不見了。貴人事忙。或者記不起我尊姓大名。所以特地繞了一個圈兒。另外再請哀梨的一

位同鄉做個介紹人方纔前去第一次見面哀梨總算照例敷衍可是並沒有確切的答復寫了信去也沒有得著回音停了兩天沈夫人又吩咐他的兒子到我家中帶領他去稟見哀梨順便問他的回音我自然遵命而行方纔與諸位等了半天便是我到哀梨家去了這回前去情形却和第一次大不相同我有一個朋友新從北京回來和我說從前瘋子總理做內閣的時代有公事到總理那兒黑魃魃的擠滿了一屋子的人有算命先生有測字先生有銀行跑了街有江湖賣藝等人有外國流氓十色五光不由人倒抽了一口氣便是有進言的機會也不肯和他交談何況那位總理給這些人四周包圍很不容易和

他親近呢想不到現在這位曾哀梨畢竟是偉人家法很有些兒和瘋子總理相似一張彌陀榻上放了一個大烟盤自己正在吞雲吐霧室中有洋行小鬼有豪門走狗有便衣包探有不三不四的女客我進去時曾哀梨略略和我點頭爲禮我便介紹沈君的兒子說要請哀梨看他老子面上竭力幫忙那知這麼一來立時引起全室的紛擾你一聲我一聲的都圍著沈君的兒子說道你放明白些拿出幾個錢來了結這事罷兄弟多一個好一個譬如你父親活的時候愛了人家的一個小孩子討他進來算是螟蛉之子你也應當把家產的三分之一給他咧何況這是你父親和他娘親自生下的呢曾哀梨却又用另

外。一。種。手。段。跳。得。八。丈。高。大。罵。沈。君。的。夫。人。說。沈。君。都。是。被。他。夫。人。氣。死。的。沈。君。並。不。要。捉。奸。都。是。他。夫。人。去。捉。的。削。盡。了。他。的。顏。面。我。有。一。句。公。話。小。脚。老。四。究。竟。是。嫁。給。姓。沈。的。呢。還。是。嫁。給。姓。沈。的。夫。人。呢。所。以。現。在。非。但。這。小。兒。要。承。認。是。沈。氏。的。人。就。是。小。脚。老。四。也。依。然。要。算。他。是。沈。氏。的。人。咧。沈。君。的。兒。子。和。曾。哀。梨。分。辨。道。捉。奸。並。不。是。我。母。親。一。人。去。捉。實。在。是。我。的。父。親。一。同。去。的。說。著。又。在。身。邊。掏。出。那。張。休。書。說。有。憑。據。在。此。這。憑。據。上。面。並。不。會。說。明。是。女。人。捉。奸。啊。曾。哀。梨。給。沈。君。的。兒。子。這。樣。一。頂。撞。索。性。大。發。雷。霆。說。小。子。無。知。這。樣。休。書。可。以。作。爲。憑。據。麼。室。中。的。人。起。初。看。著。那。張。休。書。都。有。些。躊。躇。不。決。大。

生財之道

家。竊。竊。私。議。道。這。不。是。真。的。罷。或。者。是。僞。造。的。罷。一。聽。曾。哀。梨。這。樣。罵。得。半。文。不。值。便。又。回。轉。論。調。說。一。些。不。錯。這。種。憑。據。措。屁。股。多。兩。個。字。罷。了。有。什。麼。用。處。曾。哀。梨。又。拍。著。胸。膛。說。道。老。實。說。打。起。官。司。來。姓。沈。的。是。一。百。十。二。分。的。下。面。官。司。我。來。講。一。樁。事。情。給。大。家。聽。漢。口。有。位。姓。王。的。被。他。的。姨。太。太。花。如。玉。捲。逃。幾。萬。銀。子。的。首。飾。逃。到。上。海。姓。王。的。就。到。公。堂。中。去。告。追。審。判。的。時。候。那。位。會。審。官。先。問。了。姓。王。的。一。番。說。話。把。失。單。對。了。一。遍。便。命。他。退。下。再。喚。花。如。玉。上。來。和。顏。悅。色。的。問。他。道。這。些。首。飾。都。是。你。自。己。的。麼。答。是。姓。王。的。買。給。我。的。姓。王。的。怎。樣。說。法。呢。答。姓。王。的。說。這。些。東。西。都。是。買。給。我。算。我。自。己。的。會。審。

官。又。喚。姓。王。的。上。堂。說。你。聽。見。麼。你。既。將。這。些。東。西。
一。齊。送。給。花。如。玉。花。如。玉。便。是。這。些。東。西。的。主。人。他。
有。所。有。權。可。以。帶。東。帶。西。不。能。說。他。是。捲。逃。啊。原。案。
應。當。註。銷。你。還。要。擔。個。誣。告。的。罪。名。哩。姓。王。的。氣。極。
了。便。當。堂。大。罵。這。位。會。審。官。說。他。是。個。瘟。官。會。審。官。
大。怒。道。怎。麼。你。敢。咆。哮。公。堂。麼。便。和。領。事。附。耳。說。了。
幾。句。立。時。把。姓。王。的。押。起。來。辦。他。幾。個。月。的。罪。名。後。
來。這。位。會。審。官。到。別。處。去。避。暑。被。倒。下。來。的。山。壓。死。
了。人。家。都。說。是。報。應。然。而。在。人。簷。下。走。不。敢。不。低。頭。
你。既。然。打。到。官。司。若。是。也。經。他。輕。輕。的。這。樣。一。斷。你。
有。什。麼。法。子。呢。所。以。我。勸。你。快。不。要。打。官。司。還。是。講。
和。的。好。論。起。講。和。的。法。子。我。姓。曾。的。不。問。這。事。也。罷。

既。然。多。了。一。張。嘴。你。要。不。費。一。文。了。結。此。事。亦。可。辦。
到。不。過。後。患。孔。多。今。天。爭。產。案。方。纔。了。結。明。天。別。的。
事。情。又。發。生。了。我。可。不。負。責。任。沈。君。的。兒。子。便。很。懇。
切。對。會。哀。梨。說。道。老。伯。的。說。話。真。是。句。句。金。玉。良。言。
家。母。也。慮。到。這。層。所。以。要。一。力。請。老。伯。調。停。至。於。小。
脚。老。四。那。方。面。家。母。肯。出。洋。二。千。元。給。他。小。兒。領。回。
家。中。這。樣。辦。法。在。我。們。已。格。外。退。步。還。請。老。伯。從。中。
主。持。說。一。句。公。話。小。姪。無。有。不。遵。命。的。這。番。說。話。原。
是。我。教。他。的。似。乎。已。十。分。委。婉。不。料。會。哀。梨。只。當。沒。
有。聽。到。依。舊。滔滔。不。窮。陳。述。他。的。主。張。官。司。是。不。可。
打。的。事。情。都。是。沈。夫。人。自。己。弄。壞。的。聲。色。俱。厲。的。說。
個。不。住。其。餘。的。人。更。是。圍。繞。著。沈。君。的。兒。子。左。一。聲。

老弟你多拿些錢出來罷。右一聲看你伯伯面上怎樣。怎樣最可笑的。連當我也是姓沈的一家人。同我說長短說我默察情形知道這班人看見姓沈的兒子好像一塊肥肉放在前面大家都想來染指一下。子便禁不住笑著說道。我不是姓沈也是和姓沈的來說情的。啊請你們不要認錯了。會哀梨發揮了一大陣。他們貴人事多便到別處去應酬了。臨走的時候甚麼陸老爹啊詹沛仁啊都隱隱約約的跟在背後像捧著一隻鳳凰兒似的得意揚揚的去了。也不知他們是什麼時候來的。我冷眼看了自己禁不住心口相商道。原來如此。會哀梨滿口公正不阿。却都是旁面文章。他的目的也不過這般這般罷了。這總

生財之道

怪沈君死的時候遺下了幾個錢的不好。我正在這。樣想却不防會哀梨去了他門下的三千珠履便無。佛稱尊有的狂吸鴉片烟有的高唱空城計更有一。大部分圍繞了我們兩人仍舊是從前的論調說來。說去軟哄軟騙總離不了一個錢字。我看著空氣不。對備著沈君的兒子快走還有許多人送到大門之。外隱隱的放了幾句口風似乎小脚老四的二千已。儘夠了。不過調解人的酬勞應當早早說定而且少。了也失了各人的身分恐怕依舊要節外生枝的一。面又說了些官司怎樣不可打小脚老四請的律師。處繙譯史耀全怎樣利害。會哀梨對於這事怎樣熱。心我說一切心照種種費神姓沈的自然不敢忘報。

的。勉。強。敷衍。完了。我便。一溜。烟。逃。回家。內。諸。位。想。這。件。事。情。在。他。們。一。班。人。自。然。可。得。到。了。一。個。很。好。的。賺。錢。機。會。再。也。不。肯。放。手。不。過。我。又。何。苦。來。呢。爲。著。他。們。白。白。的。犧。牲。了。一。枕。北。窗。午。夢。從。此。後。我。再。也。不。預。聞。此。事。了。不。要。說。別。的。單。單。看。那。些。大。人。先。生。那。副。機。械。變。詐。的。聲。音。笑。貌。害。得。我。昨。天。喫。的。夜。飯。都。要。嘔。出。來。咧。我。的。友。人。說。完。了。還。連。連。歎。息。不。已。說。會。哀。梨。陸。老。爹。詹。沛。仁。一。班。人。還。算。是。沈。君。的。老。朋。友。咧。骨。肉。未。寒。已。經。合。夥。兒。想。吸。收。他。的。財。產。金。錢。的。勢。力。多。麼。偉。大。啊。那。時。座。上。一。個。友。人。便。說。道。

這。便。叫。做。生。財。之。道。我。們。終。身。不。會。聞。道。所。以。一。判。只。可。做。一。個。窮。措。大。呢。我。聽。了。也。不。禁。發。生。無。限。感。觸。便。也。湊。趣。道。怪。不。得。從。前。我。在。舊。書。上。看。著。一。則。紀。載。說。有。一。個。窮。人。夜。夜。扮。了。無。常。鬼。在。荒。野。中。嚇。人。把。人。嚇。死。或。嚇。昏。了。伊。便。去。劫。奪。財。物。這。種。方。法。原。來。也。是。絕。好。的。一。個。生。財。之。道。咧。同。座。的。人。聽。了。有。些。不。懂。我。道。無。常。鬼。的。帽。子。上。不。是。有。一。見。生。財。四。個。大。字。麼。可。見。生。財。之。道。人。鬼。一。致。所。以。那。位。發。明。假。扮。無。常。鬼。的。人。真。可。算。善。於。理。財。名。副。其。實。哩。說。完。大。家。就。一。笑。而。散。



逢場作戲 之談片

嚴獨鶴

十一月十九日新聞記者聯歡會。在甯波同鄉會開二週紀念游藝會。演新劇『五千元』。此劇乃余與卓呆合編者。臨時表演。卓呆及余皆登臺。是日觀者評論。散見各報。逢場作戲。原無紀載之價值。但其中亦頗有趣事。足供談資。試述一二。藉充補白。此劇於登臺之先。以同人鮮暇。初未爲一度之排練。但稍稍預備白口而已。余曾與姚家璜君（飾女郎

逢場作戲之談片

者）對白數次。謬聲素滑稽。見之輒暗曰。汝二人喁喁情話。豈可令人聞之耶。

卓呆一言一動。俱極滑稽。而化裝尤妙。一施粉墨。乃酷肖一流氓。驟視之。幾不相識。予在後臺對之大笑。上場時不敢注視其面。防再笑也。姚君則於表兄（卓呆飾）借錢時。已忍俊不禁矣。又予在劇中斥卓呆。謂其呆頭呆腦。不知所云。自謂甚妙。蓋卓呆之不知所云。集固大衆皆知者也。

予與劇中女郎之母對白。有『我有一意中人。遠在千里。近在目前』云云。山農在臺下聞之。驟呼曰。『在臺下』。意殆指予妻。疑必在臺下觀劇。實則予妻是日適以事未往。山農竟纏夾矣。

逢場作戲之談片

予裝假髭登臺。予甥方六齡見之而哭。謂其母曰。舅何忽有髭。大難看。若不能拔去。將奈何。又觀予於公民團毆擊一場。改扮園丁。與衆爭論。益大哭。謂舅將被打矣。阿母何不往助之。

演劇之第二日。吾友朱子佳以書來。書無他語。但云「汝日昨豔福不淺。」予不解所謂。即亦置之。後遇子佳。復殷殷探詢前日飾劇中綺雲者。究爲誰家女郎。如此秀麗。予始知子佳竟誤以姚君爲真女子也。然即此可見姚君扮相之美。

表弟馬直山。病近視。平時雖就寢不離眼鏡。是日客串飾酒保。去眼鏡後。在臺上昏昏不辨物。爲客篩酒時。竟狼藉滿案。觀客皆笑。予乃曰。「這個堂倌大約

是今天纔來的。沒有經驗。」觀客聞之。益大笑。直山亦匿笑不置。

申報本埠新聞中。曾載管際安家。延請張天師。實則張天師確曾來滬。但係另一姓管者所延。非際安也。是日管飾勸誘議員之一。謂予曰。君指北京狐狸精之事乎。狐字諧音。意固有所指。予即對之曰。「我沒有請張天師。焉知捉狐精事。」際安爲之啞然。惜臺下人不知。遂未注意。

予頗擅揚州話。劇中曾扮「江北園丁」而出。時飾公民團者爲謝介子君。謝君亦江北人。予遽指之曰。「大哥（音如勾）我交（音如高）你是同鄉。」聞者皆大笑。



無情拳

徐卓呆



人家都在那裏說阿珠姐和姚天生有些靠不住這一種議論漸漸從人家嘴裏傳佈開來自然本人阿珠姐耳中也有些聽得伊每聽得一次便又好氣又好笑的說怎麼會有這種話呢只當耳邊風不

無情拳

去追問但是現在到東到西常有得聽見那裏再可以不做聲呢今天和肉店裏老班娘娘梳頭時也是談到這句話老班娘娘問道那姚天生以前不是唱戲的麼阿珠姐答道戲確是唱的其實只有兩三個月在新戲館裏扮扮起碼

角色罷了實在不能靠着吃飯所以只得留在我們家裏咧老班娘娘說是個小白臉啊阿珠姐點頭道好像只有二十三歲咧老班娘娘笑着說阿珠姐你真福氣近來又是發財又是很快樂阿珠姐憤道老班娘娘你是老實人怎麼連

你。也。這。麼。說。起。來。了。呢。別。去。相。信。
那。種。胡。言。亂。語。罷。老。班。娘。娘。笑。道。
不。用。着。急。我。不。說。了。阿。珠。姐。到。了。
這。步。地。位。對。這。謠。言。已。不。覺。可。笑。
有。些。生。氣。了。無。論。怎。樣。自。己。到。底。
是。個。有。夫。之。婦。那。裏。對。得。起。丈。夫。
老。三。呢。姚。天。生。是。老。三。的。同。鄉。人。
老。三。從。前。叨。過。他。老。子。的。光。的。因。
此。天。生。便。在。我。們。家。裏。借。住。着。做。
一。個。食。客。若。是。說。我。與。他。有。什。麼。
不。潔。的。關。係。那。是。我。丈。夫。的。一。番。
好。意。反。弄。得。變。成。水。泡。了。世。人。的。

口。却。是。關。不。住。的。然。而。這。麼。把。無。
影。無。蹤。的。話。亂。說。叫。我。那。裏。忍。得。
住。呢。阿。珠。姐。一。壁。想。一。壁。走。出。肉。
店。來。再。到。四。五。家。人。家。去。梳。了。頭。
很。不。高。興。的。在。三。點。鐘。回。到。自。己。
家。裏。進。去。一。看。見。天。生。橫。在。他。們。
夫。妻。倆。的。床。上。手。裏。擎。着。一。本。小。
書。高。唱。孟。姜。女。過。關。連。隔。壁。人。家。
也。聽。得。了。自。己。既。是。人。家。的。寄。生。
虫。還。要。每。天。只。是。玩。着。在。家。裏。時。
又。沒。規。矩。向。人。家。床。上。亂。躺。無。怪。
外。人。有。種。種。不。堪。入。耳。的。話。來。了。

阿。珠。姐。心。裏。這。麼。一。想。更。為。焦。急。
在。阿。珠。姐。推。房。門。進。去。時。天。生。對。
伊。看。了。一。看。口。中。說。回。來。了。麼。身。
體。依。然。不。動。這。是。個。什。麼。體。統。啊。
阿。珠。姐。實。在。受。不。住。了。也。不。答。話。
只。是。默。然。天。生。那。裏。知。道。他。一。聲。
呵。欠。徐。徐。坐。起。來。說。道。阿。珠。姐。這。
本。書。倒。也。有。趣。孟。姜。女。萬。里。尋。夫。
哭。倒。長。城。……天。生。很。高。興。的。說。
着。阿。珠。姐。只。當。不。聽。得。脫。去。了。一。
件。梳。頭。的。罩。衫。向。椅。上。一。拋。頭。上。
又。拔。下。三。只。紅。骨。簪。放。在。抽。屜。內。

順便取出一匣香煙來。點火吸烟。差不多有不願聽他談話的神氣。姚天生並非沒有留心到阿珠姐。近來態度忽變。而且今天的樣子。更是很不平常。然而他也無可如何。只好裝做沒有留心。任意將書本翻了幾頁。假做看着。這一來。從阿珠姐眼中看來。更覺他是厚臉。即道。這本書是你的麼。阿珠姐說。話中有了稜角了。天生對伊臉上看着道。不是的。這書擺在箱子頂上。我獨自無聊。便借看一下咧。天

生很難爲情的說着。阿珠姐噴了一口煙道。你怎麼可以在各處任意亂翻亂取呢。天生道。我不知道對不起。實在一時無聊極了。說罷立起來。將書放在原處。姚天生投奔到阿珠姐的丈夫章老三處來。還在三個月之前。他在家鄉。却有些田地。只因父親一死。與繼母不和。兄弟之間。也不相容。他便趕出家來了。一出自己的門。就很嘗過些世上的艱辛。有時竟混入賭徒之中。流浪數月。有一時。打算去學

習新劇。便在女新劇家李慧心家裏住過幾個月。這一年春天。李慧心等一班人。用男女合演。在某舞臺開幕。天生便在裏頭湊個角色。不是扮一個兵。定是什麼許多人。一起上場的賀客、吊客、茶客、酒客、過路人之類。此外替李慧心夫婦二人照料照料雜務。慧心的丈夫馮夢蝶編戲時。他寫寫幕表。四面奔跑奔跑。慧心登臺時。他在背景後等着。有時伊暫時可以退場。他便倒茶咧。打扇咧。忙個不了。慧心

脾氣很不好弄。時常獸也似的罵人。一回到家中。天生就非替慧心炊飯不可。連慧心夫婦的衣服。也要天生洗的。自朝至暮。差得他很亂。要想得將來劇中一個賂爲重要的角色。實在前途望過去還很遠咧。後來到底忍不住。便找到向來有些關係的章老三處。要寄唐一禮拜。打算尋到了生意就走的。不料來了之後。一天一天延下去。已有三個月多了。也不像在那裏謀事。所以從阿珠姐看來。竟像

鈎子鈎上了。身有些脫不掉。咧心中自然不快的。以爲我們都是做一天活一天的人。怎麼可以家裏養一個只吃不做事的男子呢。丈夫老三以前叨過他老子的光。也未可知。不然就是說叨過光。也不過是上代做過他家的佃戶完了。粗米種他家的田罷了。又不是討飯行乞。由他救的佃戶與田主也。沒有什麼誰叨誰的光。無奈我丈夫太誠實。當做受過什麼恩似的。說一個人不曉得將來的誰都會

有困難的日子。因此一時留他在。家不料他趁此機會。只管不去。還當應該供給他那麼的。只是閒着。但是我丈夫自有他的一種見解。以爲天生肚子裏很明白。一定有打算的。唉。愚笨的人也應當有個分寸啊。今天到我愚笨的丈夫。一回來。我非了結這件事不可了。上海灘上這麼度日。艱難給他吃了。十幾塊錢一擔的米。他倒還像兒子供給老子一點不覺不安。外面的人再要說我與這人有什麼無

恥的關係。不是要氣死人麼。我也管不得什麼人情了。阿珠姐只是想着。

二

一會兒老三回來了。老三是汽車公司裏修機器的。皮色極黑。背如貓形。穿着一身不正式的洋服。他放去了手中的東西。坐着休息一下。便要出去洗澡。回頭問天生去不去。天生答道。是啊……也說不出什麼。阿珠姐將一身短衫褲丟在老三手裏道。早些回來。說時臉

無情拳

色很不好看。天生曉得今天的低氣壓。加倍厲害了。天生耳中。却從沒聽得過。與阿珠姐有關係的謠言。只是想我這麼永遠在此吃白飯。總是使阿珠姐不快的原因。因此曉得這裏也不能久居了。後來回珠姐正在厨下做事。大約是水不夠了。提了鉛桶。到門前自來水處去取水。天生急忙立起來說。我去提來罷。阿珠姐理也不理。自己往自來水處去取水了。天生弄得

吃夜飯。老三舉着酒壺。向天生道。喝一杯如何。天生說。今夜別喝罷。老三道。這有什麼要緊呢。天生暗想。只有今夜不喝。未免太怪。便答應了。老三對阿珠姐看看道。做什麼。杯子只有一只啊。阿珠姐說。只。今天早晨打破了。老三說。不要緊。我們二人合喝罷。這一夜。天生吃完晚飯。便到自己做臥房的閣樓上去。想起了從前繼母的行爲。覺得怎麼女子都是這樣。老實不客氣。肯得罪人的呢。心裏很爲

五

難。過。不。過。他。對。於。阿。珠。姐。的。舉。動。並。不。怨。恨。與。生。活。難。戰。過。來。的。女。子。對。於。我。這。吃。閒。飯。的。人。或。者。是。應。當。如。此。的。也。論。不。定。這。都。是。我。自。己。不。爭。氣。啊。到。了。明。天。我。一。定。去。上。薦。頭。店。無。論。什。麼。西。崽。出。店。等。我。都。願。意。做。的。他。這。麼。想。着。阿。珠。姐。出。去。買。東。西。了。樓。下。是。隔。壁。擺。水。果。攤。的。王。老。頭。子。過。來。與。老。三。談。話。着。說。近。來。要。趕。節。場。的。生。意。打。算。多。進。一。點。貨。想。問。你。移。借。十。元。可。以。麼。老。三。的。家。况。道。三。四。

年。非。常。舒。服。老。三。公。司。中。掣。回。來。的。工。錢。夫。婦。二。人。已。很。夠。生。活。再。加。沒。有。孩。子。阿。珠。姐。嫌。閒。着。太。乏。味。便。出。去。做。走。梳。頭。現。在。有。好。幾。家。人。家。了。伊。所。得。的。錢。每。月。貯。蓄。起。來。阿。珠。姐。眼。看。着。銀。行。裏。的。貯。蓄。賬。上。只。管。多。起。來。何。等。快。活。啊。因。此。勞。動。更。高。興。了。附。近。的。人。誰。都。曉。得。老。三。家。中。是。有。些。小。資。產。咧。擺。水。果。攤。的。王。老。頭。子。說。照。近。來。的。生。意。看。來。倒。也。很。好。決。不。會。虧。本。的。你。放。心。好。咧。老。三。道。是。的。

不。過。此。刻。我。女。人。不。在。家。等。伊。回。來。商。量。罷。老。頭。子。又。再。三。囑。託。而。去。到。阿。珠。姐。回。家。老。三。把。這。話。一。說。阿。珠。姐。第。一。句。就。說。不。要。聽。這。種。話。老。三。道。人。家。特。地。來。懇。求。就。借。了。給。他。罷。我。們。又。不。是。借。不。出。……阿。珠。姐。道。因。爲。你。如。此。脾。氣。所。以。常。常。上。人。家。的。當。那。前。街。的。拆。字。先。生。我。當。初。也。不。願。意。借。你。說。他。可。憐。一。定。要。答。應。現。在。如。何。不。來。還。啊。去。催。討。時。我。又。怕。看。見。那。三。角。眼。的。老。太。婆。那。種。神。氣。借。

了。錢。給。人。家。還。要。看。面。孔。這。是。那。
裏。說。起。呢。老。三。道。人。家。拏。不。出。自。
然。不。能。還。有。了。一。定。會。來。還。的。像。
你。這。麼。只。是。當。做。惡。意。那。就。太。不。
公。平。了。阿。珠。姐。道。好。啊。你。是。這。種。
沒。中。用。的。人。所。以。大。家。要。來。欺。侮。
你。了。老。三。憤。道。我。什。麼。時。候。被。人。
欺。侮。過。阿。珠。姐。道。這。是。常。有。的。近。
來。人。家。造。謠。言。說。我。與。天。生。怎。樣。
這。就。是。欺。侮。你。的。憑。據。啊。并。且。這。
謠。言。的。來。源。我。曉。得。一。定。是。隔。壁。
的。王。老。太。婆。和。那。拆。字。婆。任。着。兩。

無情拳

張。嘴。到。東。到。西。亂。說。也。不。管。人。家。
的。出。入。真。是。該。死。的。東。西。老。三。道。
任。憑。人。家。說。什。麼。只。要。自。己。沒。有。
這。種。事。那。就。行。了。阿。珠。姐。囑。道。行。
什。麼。我。氣。死。了。女。人。家。聽。了。這。種。
骯。髒。的。謠。言。受。得。住。麼。這。與。平。常。
的。事。不。同。啊。老。三。道。話。雖。如。此。究。
竟。誰。說。的。又。沒。有。確。證。你。也。無。可。
如。何。啊。阿。珠。姐。說。什。麼。無。可。如。何。
你。今。天。替。我。把。天。生。趕。出。去。我。看。
見。了。他。那。種。肆。無。忌。憚。的。面。孔。我。
就。心。裏。難。過。了。因。爲。他。在。此。所。以。

人。家。要。說。短。論。長。起。了。疑。惑。呀。老。
三。聽。了。不。語。阿。珠。姐。又。說。快。些。趕。
他。出。去。你。沒。有。這。種。本。領。麼。千。萬。
替。我。趕。他。滾。蛋。你。若。不。能。趕。去。天。
生。那。麼。把。我。趕。了。出。去。罷。今。天。是。
我。打。定。了。主。意。了。老。三。說。你。且。靜。
着。心。想。想。爲。何。如。此。生。氣。呢。我。說。
過。好。幾。次。了。天。生。是。我。們。主。人。的。
兒。子。再。過。幾。天。他。也。會。找。到。職。業。
的。我。們。既。留。了。他。好。久。怎。麼。現。在。
可。以。叫。他。走。路。阿。珠。姐。道。如。此。說。
來。你。是。叫。我。走。了。唉。苦。啊。十。年。的。

夫。妻。現。在。要。我。走。咧。老。三。恨。道。還。不。住。口。麼。你。怎。麼。笨。到。如。此。地。步。阿。珠。姐。說。不。錯。我。是。笨。人。老。三。又。說。你。就。將。就。些。罷。我。是。不。喜。歡。得。罪。人。的。外。人。要。帶。了。顏。色。眼。鏡。任。意。的。笑。那。就。是。笑。的。人。自。己。錯。了。我。別。的。話。也。不。說。咧。隨。便。你。罷。老。三。說。完。出。門。去。了。阿。珠。姐。十。分。傷。心。將。手。旁。邊。的。碗。盞。任。意。亂。擲。無。奈。沒。有。對。手。只。好。上。床。去。睡。後。來。老。三。弄。到。夜。靜。更。深。纔。回。來。的。

三

天。明。後。阿。珠。姐。怒。氣。未。消。老。三。到。公。司。裏。去。後。天。生。也。出。去。了。伊。一。疑。到。老。三。與。天。生。不。要。瞞。着。我。在。外。面。接。洽。什。麼。便。越。弄。越。疑。十。年。的。夫。妻。他。此。刻。當。我。外。人。看。待。麼。阿。珠。姐。真。氣。極。了。以。為。一。定。是。姚。天。生。在。外。面。去。籠。絡。我。丈。夫。的。想。到。這。裏。更。為。憤。恨。老。三。這。人。無。論。人。家。說。什。麼。他。總。不。會。疑。惑。的。我。把。這。種。愚。人。做。了。丈。夫。也。是。倒。罨。如。此。一。想。自。己。還。要。到。外。面。去。勞。動。實。在。不。上。算。了。人。家。幾。位。奶。奶。

八

小。姐。雖。在。那。裏。蓬。着。頭。等。候。我。竟。不。願。出。外。了。阿。珠。姐。太。陽。穴。裏。貼。了。頭。痛。膏。後。來。仍。舊。上。床。睡。咧。午。飯。後。隔。壁。王。老。太。婆。過。來。時。伊。也。躺。着。王。老。太。婆。坐。在。床。沿。上。問。道。你。什。麼。地。方。不。舒。服。近。來。天。時。不。正。常。心。些。罷。阿。珠。姐。若。與。伊。接。談。起。來。那。是。說。話。沒。有。斷。頭。的。平。日。倒。還。可。以。敷衍。今。天。實。在。心。裏。不。快。不。打。算。和。伊。只。是。多。談。單。單。說。昨。夜。老。伯。伯。來。談。的。一。句。話。對。不。起。恰。巧。我。們。近。來。手。頭。不。便……

說了這句便不開口。阿珠姐暗想。伊平日只是背後無中生有。將人亂講。不管人家有出入。沒有出入。搬口舌造謠言。當面還若無其事。到自己要求人的時候。便說話說得很好聽。世上的事。那裏可以這麼稱心像意。阿珠姐覺得這時候。拏來拒絕他。反很痛快。從此過了二三日。謠言更甚了。說道阿珠姐白天關着門。和天生騎着。就有人附和道。對啊。這兩三天。瞧不見阿珠姐。啊。這些話的傳佈。自然是王。

無情拳

老太婆的口頭廣告之力。但是阿珠姐。不管人家說什麼。咬緊牙子。忍耐着。也有人說。恐怕不知道的。只有老三了。老三真好說話。咧。其時老三。雖也聽得這種謠言。他深信着阿珠姐與天生。所以一點不當。他什麼在阿珠姐。其時最好。是希望老三對於外面的謠言。大爲憤恨。向二人發生嫉妬。到他劇烈時。便可以驅逐掉天生。咧。這是再好也沒有。不料老三並沒有這種神氣。天生每天到荐頭店裏。

去也找不到自己做得來的事。心中正很焦急。那知忽然覺得阿珠姐對自己的態度大變了。有一天老三到公司裏去。後照常的天生也要到荐頭店裏去了。想不到阿珠姐打扮得齊齊整整。走上閣樓來對天生一笑。說道。我要到永安公司去。你也一起去。如何。阿珠姐今年三十一歲。平日出去梳頭。是打扮得很隨便。便的。現在這麼薄施脂粉。身上換了一件新衣服。倒覺得要輕去三四歲年紀。咧。天

生見事出意外不禁呆了一呆說
很好我本來要走過大馬路的阿
珠姐卽道今天你別到什麼地方
去罷我領你到一處好所在去等
永安公司出來就去不過你這種
打扮總不好且到樓下去啊老三
的衣服或者短些穿總可以穿了
不會有什麼大差的天生聽着實
在莫名其妙宛如鬼迷一般只得
什麼都依阿珠姐做去天生換衣
服時伊高聲喊着託鄰家留心了
門戶然後鎖門出去伊與天生並

肩而行差不多特地裝做夫婦一
般要人家注意附近的那些婦女
們竟有人趕出來觀看着這二人
的後影笑個不住

四

老三在傍晚從公司裏回來時阿
珠姐與天生雖早已歸家那阿珠
姐還沒換去那新衣服夜飯時阿
珠姐故意說起今天與天生一同
到永安公司買了些東西又到半
淞園去玩的實在愉快伊還把這
些話加鹽加醬故意說得足些老

三聽了倒也並不疑惑二人伊又
說天生沒有好好的一件出客衣
服所以我買了些料打算替他做
一件好不好不料老三說很好說
時反有得意的樣子從此阿珠姐
每天打扮着與天生一同出去外
面的議論愈擴愈大但是老三什
麼也不說阿珠姐暗想如此還不
打緊麼更示威的去刺激老三的
心等他嫉妬發出芽來那知老三
木木然一點沒有什麼每天在公
司中勞動着阿珠姐暗暗想怎麼

呆。鈍。到。如。此。地。步。呢。這。麼。下。去。阿。珠。姐。的。魂。靈。中。覺。得。心。在。那。裏。奇。妙。的。動。着。伊。自。己。也。吃。驚。了。這。是。一。種。無。可。如。何。的。性。質。啊。遊。戲。場。中。或。者。電。車。中。伊。與。年。輕。的。天。生。並。肩。而。坐。的。時。候。很。奇。妙。的。生。出。那。羞。澀。的。心。來。要。想。在。天。生。耳。畔。囁。囁。私。語。咧。在。有。幾。個。年。輕。女。子。對。這。美。貌。的。天。生。仔。細。凝。視。時。阿。珠。姐。更。覺。得。自。己。帶。了。這。麼。一。個。小。白。臉。大。可。以。向。別。的。婦。女。現。出。一。種。誇。示。的。神。氣。來。便。強。尋。出。些。

無情拳

話。題。要。想。和。男。的。親。親。密。密。說。話。咧。即。道。看。戲。我。實。在。不。喜。歡。看。老。生。的。戲。最。好。看。是。花。旦。天。生。答。應。着。低。頭。在。那。裏。聽。他。說。阿。珠。姐。更。想。起。那。一。天。的。金。玉。奴。來。了。又。道。像。前。天。看。的。那。種。旦。角。你。也。行。麼。天。生。說。怎。麼。做。得。來。呢。阿。珠。姐。道。你。只。消。再。學。一。下。也。沒。有。做。不。成。的。阿。珠。姐。故。意。用。略。為。大。一。點。的。聲。音。要。說。得。旁。邊。的。女。人。們。都。聽。得。并。且。伊。到。被。這。種。夢。幻。囚。着。的。瞬。間。一。過。就。自。己。也。覺。得。自。己。心。

的。變。化。之。可。恥。了。暗。道。那。裏。可。以。有。這。種。事。然。而。起。初。見。了。面。便。覺。不。快。的。天。生。現。在。一。些。不。覺。不。快。了。這。稿。是。事。實。從。前。以。為。這。種。世。上。去。講。什。麼。人。情。談。什。麼。恩。德。現。在。是。很。肯。為。着。天。生。不。出。去。做。事。天。天。遊。玩。願。意。把。銀。行。貯。蓄。取。出。來。用。一。點。也。不。可。惜。咧。阿。珠。姐。後。來。不。知。不。覺。的。當。真。為。着。天。生。打。扮。起。來。了。到。老。三。看。出。阿。珠。姐。動。了。真。心。暗。暗。皺。眉。時。阿。珠。姐。的。心。中。已。經。耳。不。聞。世。人。的。批。評。目。不。

見老三的不安臉色了。有一天晚上伊帶天生去聽了書回來同他到一家館子中去。平日一口也不能喝酒的阿珠姐獨有這一天喝得很高興。天生倒着急起來說你一向不會喝酒的。現在這麼亂喝總不好。阿珠姐不聽。答道我一向雖不喝。一喝開了場。就可以比人家更會喝。阿天生你別阻擋我自已也喝些罷。今夜我打算醉這麼一下。咧。天生說現在你已經很醉了。啊。阿珠姐醉眼迷離的說你別

這麼說。看守在我旁邊。能天生急道不好。這是很傷身體的。阿珠姐說天生你也替我想。不是。很喜歡麼。阿珠姐說時。身體湊到天生旁邊。血也似的眼中。幾乎要放出火來了。又道天生你總也曉得的。外面的人把你我二人說得很怪。什麼白天關着大門。二人躺着。這不是奇事麼。天生道是的。這我很對不起你。阿珠姐說。但是我二人到今朝。清淨潔白。沒有什麼。還是我們不是呢。還是外面的人不是。

且想。一想我二人之間。不但什麼也沒有。并且我一向很厭惡着你。咧。天生默然。世又說我忽而想一個念頭。要演一幕戲。向外人與我丈夫報復。不料到今天。戲已經不是戲成了。報應了。到我丈夫當真嫉妬時。我胸中已被你做了窠了。我越是恨你。竟越愛你了。天生皺着眉頭道。當心酒打翻了。不要弄髒了衣服。阿珠姐說。衣服髒些有什麼要緊。你只管放我講好了。天生你現在明白我的心麼。天生



說。明。白。是。明。白。的。……阿。珠。姐。說。
既。是。明。白。了。你。應。當。怎。麼。辦。你。當。
他。是。前。世。的。冤。家。罷。阿。珠。姐。只。是。
把。身。體。靠。在。天。生。身。上。天。生。急。道。
阿。珠。姐。這。是。使。不。得。的。阿。珠。姐。道。
爲。何。使。不。得。既。是。使。不。得。爲。什。麼。
世。間。的。人。只。是。無。中。生。有。的。亂。說。
我。爲。着。要。向。世。人。報。復。我。就。不。能。
放。你。我。死。也。不。放。你。了。天。生。着。急。

道。不。可。如。此。戲。言。阿。珠。姐。道。什。麼。
戲。言。誰。是。戲。言。你。打。算。變。成。戲。言。
麼。天。生。慌。道。但。是。無。論。怎。樣。我。決。
計。做。不。成。這。種。可。怕。的。事。的。對。着。
老。三。更。……阿。珠。姐。說。老。三。怎。樣。
他。是。個。死。老。實。人。有。什。麼。用。處。所。
以。弄。到。這。步。地。位。了。事。到。如。今。他。
要。鬧。已。經。來。不。及。了。天。生。急。道。然。
而。我。……阿。珠。姐。口。中。說。一。聲。胆。

小。的。東。西。兩。手。竟。發。狂。似。的。抱。住。
天。生。身。體。天。生。大。怒。握。緊。拳。頭。在。
阿。珠。姐。頭。上。重。重。打。了。一。下。說。道。
對。你。不。起。說。罷。用。力。將。伊。推。開。阿。
珠。姐。倒。在。樓。上。懷。中。一。冊。三。千。元。
的。銀。行。貯。蓄。簿。落。到。地。板。上。來。天。
生。恨。恨。凝。視。着。阿。珠。姐。眼。中。掛。下。
幾。滴。淚。來。

洞庭湖龍

紅·柳·村·人



吳山先生云。余子過洞。

庭湖舟發十餘丈。見舟前湖水。

中一物如蠶蠕動。浸假大尺許如。

魚游行。漸速。又浸假而大。逾四五尺則已。

成龍形。一躍離水面。丈許。身直如弦。四足掀動。

領下。水氣環復如瀑布。然斜陽射鱗甲。因之作銀光于。

是漸升。漸高。身亦愈修。愈大。時天際烏雲忽四。

合龍乃一躍入雲。但露其尾。俄而狂風大。

扇雨集。如注湖中。大波軒然起。舟幾。

傾覆。約一時許。風息雨止。天亦。

清廓。則神龍首尾皆渺矣。



神 秘 的 中 國

胡 寄 塵

我雖然是中國籍。却是生長在外國的。不但是我生長在外國。連我的父親也生長在外國。自從我祖父在外國經商。遷居海外以後。於今已三世了。全家差不多都已外國化了。對於祖國的人情風俗。都是模模糊糊的。不大清楚。但是我沒有親見過。便是我父親也不會親身回到祖國來過。只有老祖父。他是從小在祖國長大的。雖然住在外國。已經五十年光景。但是中國的人情風俗。他還記得清楚。閒着無事。他最喜歡拿祖國的人情風俗說給我們聽。我們聽了。好像是聽故事一般。有時候也不相信世界上竟有這樣奇怪的風俗。我雖然生長外國。中國話還可以說。不過不大純熟罷了。而且我祖父的愛國心。也很濃。他常常對我說。你不可忘記了祖國的語言。一等到你長大了。來我還要送你回祖國去一次哩。教你認識認識祖國的山河。我當時聽見這句話。覺得很

歡喜以爲我一旦長大了便可以到這神祕不可思議的國度裏去遊歷了。當時如此想着。忽忽過了幾年。我已長到二十歲了。我的祖父果然預備送我往祖國來走一次。同我來的再有一位公司裏的同事。姓李。和我是同鄉。我們照外國的習慣。稱他密司李。他也稱我密司黃。二人一同從海外回來。名爲回來。實則是往一個足跡從來不會到過的國裏來遊歷。海天萬里。好容易走到故國。在上海登岸。上海便是我們的故鄉。聞說這地方是中國第一個開通地方。也是中國第一個繁華地方。我們全家在外國多年了。故鄉也沒有甚麼親友。更沒有甚麼產業。到了上海。只住在一家外國式的旅社裏。預備住了一年半載。考察一些祖國的人情風俗。然後回去。

誰知才走到中國境內。觸目皆是神祕不可思議的事。真如走入五里霧中。令我越弄越糊塗了。初到旅社裏的那天。因爲長途疲倦。不會出門。坐在旅社裏休息。只見那會食廳裏有二人。在那裏談話。一人年紀已有六七十歲了。生了滿口的白鬍子。一人還不過止有四十歲的光景。只見那年紀老的口口聲聲稱年紀小的做老兄。而自稱爲弟。我當時聽了這種奇怪的稱呼。真莫名其妙。爲甚麼年紀老的倒是弟弟。年紀小的倒是哥哥。我當時這樣的懷疑着。却不好向他們質問。

只聽見那老者又道：銀針（令尊）的病可好些。歷年紀小的人答道：脚夫（家父）的病已經好些，但是還沒有費錢（復元）。哩。當時我聽了這兩人的話，我以為銀針和脚夫必是現在的重要人物，不是甚麼內閣總理、財政總長也。應該是。大資本家或是名伶。不然何以人家都注意他呢？但是老者問的是銀針年紀小的人答的是脚夫。銀針和脚夫是一人還是二人？我到不知道。聞說中國人一人有數名名字之外還有字有號。有諱名。我想脚夫或者是銀針的號罷。他又說還沒有費錢。又怎樣解呢？大概是說他還沒有償還醫藥費罷。

我當時如此想着，只見一個大胖子慢慢的走過來。我認識他是這旅社裏的賬房。我便上前去問他道：先生，你可知道銀針是何人？那胖子道：銀針麼？不錯，是這裏著名的姑娘。你是要叫他的肉（局）麼？我道：原來銀針是著名的女廚子。他燒的肉，既然好，我無妨叫一碗來嘗試嘗試。大胖子聽了我的話，好像是不懂，曰：著眼睛望望，我不做聲，我也不便再問。只得改口問道：先生，脚夫又是何人？胖子道：脚夫麼？是碼頭上挑東西的脚夫。麼？不錯，他們裏頭也有人叫做銀針先生。莫不是有東西給他挑了，沒有送到麼？是了，讓我去查查罷。胖子說着，頭也不回，望外去了。

我。覺。這。一。句。話。問。壞。了。忙。說。不。是。不。是。不。必。查。不。必。查。可。是。那。胖。子。眼。房。見。我。是。從。外。國。來。的。格。外。的。巴。結。我。不。等。我。的。話。說。完。便。三。步。兩。腳。的。跑。出。去。追。究。銀。針。去。了。我。在。這。時。覺。得。無。趣。極。了。只。得。回。到。自。己。的。房。間。裏。看。見。密。司。李。正。在。房。間。裏。閱。報。我。便。把。剛。才。的。話。向。密。司。李。說。了。一。番。密。司。李。大。笑。道。朋。友。你。弄。錯。了。那。兩。位。所。說。的。話。剛。才。我。也。聽。見。的。老。者。問。的。是。令。尊。不。是。銀。針。年。紀。小。的。人。答。的。是。家。父。不。是。腳。夫。密。司。李。恐。怕。我。不。懂。又。拿。筆。寫。給。我。看。

我。看。了。仍。舊。不。明。白。問。道。令。尊。是。甚。麼。家。父。是。甚。麼。密。司。李。道。照。中。國。的。習。慣。說。令。尊。便。是。『。你。的。父。親。』。家。父。便。是。『。我。的。父。親。』。我。聞。說。至。此。乃。明。白。了。又。問。費。錢。二。字。是。不。是。指。償。還。醫。藥。費。密。司。李。道。不。是。不。是。你。又。聽。錯。了。他。們。說。的。不。是。費。錢。乃。是。復。元。復。元。二。字。便。是。回。復。原。狀。的。意。思。我。至。此。才。徹。底。明。白。自。己。也。忍。不。住。笑。只。好。隨。手。拿。一。張。報。紙。看。看。

這。張。報。紙。便。是。剛。才。密。司。李。看。的。那。張。報。我。拿。來。隨。便。看。了。一。看。只。見。要。聞。欄。內。載。着。一。道。新。聞。標。題。是。『。學。生。抄。查。豬。窩。記。』。我。一。看。這。題。目。已。覺。得。有。些。奇。怪。豬。窩。裏。有。甚。麼。可。查。呢。他。看。他。的。本。文。有。許。多。地。方。文。字。太。深。看。不。明。白。只。是。零。零。碎。碎。的。看。得。懂。幾。句。道。『。……。豬。窩。裏。的。穿。衣。鏡。留。聲。機。器。銅。痰。盂。都。打。得。

精光……豬姨太太嚇得躲到野雞窩裏去了……後來老馬出來調停連老馬也吃了一頓打……」我當時看了這些奇怪的話實在不懂少不得要問密司李密司李對於中國的人情風俗雖然比我要熟一些但是這些話太奇怪了連密司李也不懂了密司李道甚麼豬窩裏還要陳設穿衣鏡銅痰孟留聲機器呢中國豬的程度真高極了不但是他的窩裏陳設得這樣華麗還要討起姨太太來這些姨太太們是豬呢還是人我又不知道了野雞想就是山上的野雞馬大約就是拉馬車的馬爲甚麼他又和豬這樣的好呢。

密司李這樣的說着我也有同樣的感想密司李不能懂的事我當然不能懂了只好丟開不管另看下文一直過了許多天數才聽見人家說豬便是甚麼豬仔議員野雞便是上海的下等妓女老馬便是姓馬的人唉怪不得外國人說中國文難讀中國文裏的古典太多你想這樣深奧微妙的文字叫人家如何看得懂呢這是後話暫且不表且說當時丟了這一條新聞不看另看旁的一條。

誰知不看猶可一看更嚇得跳起來只見上面有一大段的記載標題是「老洋人兵獲勝」六個大字我一見便慌了拉着密司李問道爲甚麼中國又和外國打仗麼密司李道沒有沒有這回事我道你看這裏

不是說老洋人兵打勝了麼密司李一看也嚇得呆了說道豈有此理這報紙簡直是在那裏說夢話中國幾時和外國打仗呢國內的事我們不知道清楚國際交涉的事我們是知道的從那裏說起這張報紙真荒謬極了我道我們應該寫一封信給那報館叫他更正才對密司李道好好這話不錯我很贊成這封信便請你寫罷當時我被這荒唐的報紙刺激了一下不管我的中文好不好提起筆來寫了一封信叫他更正交給賬房裏代付郵筒寄去

這件事我以為辦得很好自己很得意明天一早起來便買這份報來看希望他將我的來函登載出來誰知將一份報查完了也查不見我的來函只見關於老洋人打仗的事又記載了幾多我氣極了便把這種荒唐的話去告訴那位胖子賬房胖子賬房慢慢的答道先生你弄錯了所謂老洋人並不是外國人乃是一個土匪的名字我聞言又不覺好笑起來悔我昨日冒昧寫信給報館裏去那邊的人接到信豈不要笑死了麼當時我又是好笑又慚愧滿面通紅胖子賬房見我難為情他便對我說道先生你新從外國回來怪不得你不明白這件事我聽了這話知道胖子賬房能夠原諒我我心裏才安頓了但是那報館先生也能原諒我麼

當時我和胖子賬房說了幾句話，便回到自己房間裏。心裏發生了無限的感想，覺得中國事事神祕，真非我們外國化的中國人所能了解。才到中國三五天，只聽見過兩人談話，只讀了一份報紙，便鬧出這許多笑話來。倘然再多住幾天，再往外面去走走，往交際場中和中國人交際，交際那不知要鬧出多少笑話來。恐怕中國滑稽小說家便要將我們的笑話拿去充他們的小說材料，這倒弄糟了。與其在中國鬧笑話，不如早點回到外國去罷。主意打定，便和密司李商量，趕緊回外國去。密司李也贊成我的話，便收拾行李，趁輪船出發，經過長期的路程，回到外國，見我祖父。

祖父問道：你往中國去走了一遭，可到過北京麼？我在旅社的賬房裏看見過一本北京指南，祖父問道：你見過長城麼？我在紙煙匣子上見過長城圖，這紙煙就是長城牌，可知他這圖一定準確。祖父又問道：你見過當代的偉人麼？我在旅社的房間裏見過掛在壁上的黎元洪的照片。祖父道：你在中國時天天看報麼？我聞言呆了，說不出話來。想了一想，只得老實說道：祖父啊，中國的文字太高深了，古典又多，我實在看不懂。雖然天天買着一份報紙，但是看起來，看去還是等於沒有看。不但如此，而且引起許多疑問。

祖父道。甚麼疑問。我道。這些話。也不必說了。說出來。簡直是笑話。我祖父道。你們在中國鬧的笑話。我已知道了。便是中國有人將你們的笑話。當做「有趣的新聞」登在日報上。外國報又翻譯下來。我在昨天已看見了。祖父說完這話。便呵呵大笑起來。

我在這時真弄厭了。中國報紙的消息。爲甚麼這樣靈通。訪事人的本事。爲甚麼這樣大。這真是神祕不可思議的事了。

奇疾

梅逸

柳若鶴。常山某鄉人。祖宗以耕讀世其家。有隱德。若鶴生敏慧。讀書一目數行下。願有奇疾。自七八歲起。凡遇女子。卽泛嚔不寧。頭涔涔作痛。故除母及姊妹外。見有女子來。輒避遁。家中婢女。皆斥不使近。父母憂之。年十六。有爲執斧柯者。若鶴陳明父母。願以鰥魚終其身。父母諭以夫婦與骨肉無異。必不妨害。若鶴終不願。自此風聲遠播。有女之家。亦鮮有願與論姻者。年弱冠。父母俱沒。若鶴遂祝髮爲僧。法號枯木。此民國初年事也。後遇一異僧。與之藥。疾頓失。幸未受戒。遂改服歐裝。易名逢春。竟日夕沈浸勾欄中。旋娶妓爲婦。生二子云。

說小會社

死所

鐘·禹·沈

死

所

現。在。的。青。年。男。女。在。社。會。上。處。處。都。有。危。險。的。陷。阱。等。着。他。們。譬。如。鳥。類。飛。翔。在。空。中。本。是。狠。自。在。的。那。知。弋。者。設。着。繒。繳。一。觸。到。便。有。性。命。之。憂。以。今。日。最。時。髦。的。學。說。而。論。不。是。自。由。戀。愛。這。個。問。題。麼。講。到。這。種。學。說。的。精。神。原。是。很。純。潔。的。可。惜。並。沒。把。正。確。的。軌。道。引。導。人。們。而。青。年。男。女。愛。力。正。當。熱。烈。的。當。兒。只。知。道。彼。此。相。悅。便。是。神。聖。的。戀。愛。了。其。餘。一。切。環。境。都。不。問。因。此。往。往。演。出。不。可。收。拾。的。結。局。這。是。何。等。可。哀。的。事。啊。我。現。在。所。記。的。一。段。文。字。也。是。自。由。戀。愛。的。一。種。背。景。一。個。天。機。活。潑。的。好。女。兒。生。生。的。自。己。送。到。猙。獰。的。死。神。的。手。裏。去。可。謂。弄。巧。成。拙。到。極。地。了。

周家這份人家。從祖宗傳下來的產業。很是富厚。在鄉里中要算是數一數二的富戶。有位大小姐周婉芬。天生的一副蘭姿蕙質。丰貌很美。從小就在本地女學校裏念書。在十九歲的那一年。從

中學校裏畢業後。便不再出去求學。婉芬既然受了這幾年的教育。思想界自然和舊女子不同了。他爲人性子又很個儻。所以時常在外面交際。不論男女。都看作一樣。人們也。因爲他是個女學生。并且家世又這樣的豪盛。所以一個個都很敬重他。他自問像我這種地位。才算不是枉做了一世人。那些舊式女子。年紀一大。便深深的閉在閨中。他們唯一的職務。便是些瑣屑的針黹俗語。說男女相差五百級。委實有些道理。不過所謂相差五百級的意思。並不是指命裏注定的。也不是女子的地位。天生的及不上男子。須知這相差的五百級。簡直是女子自己造成的。他們自甘卑抑。不肯把能力放出來。奮鬥一任那男

子去擺佈。那自然要差起五百級來了。像我也並沒有費着奮鬥的全力。只循着人生的軌道上走去。一步也不退讓。現在便沒一事落在男子之後。可見男子和女子是平等的。並不是天生有什麼界限的。做女子的。只消把智慧和能力的本能。一一的發展出來。自己的地位。便會提高起來了。婉芬這種感念。分明是很滿意於自己的地位而發的。可是他的命運。却由此要墮入不幸之途了。

一個人要是走在海灘上。一回兒潮勢洶湧的奔來。了。此時若不趕快跳到岸上去。最後一定是捲到驚濤駭浪中去。而止。再要想跑到岸上來。是萬萬來不及了。人們做事。不論處在那一種環境裏。要是趨向

錯了。只要自己連忙悔悟轉來。那還不至於弄得塊塊決裂。倘仍執迷不悟。一意的孤行下去。那麼收局就不可問了。譬如舟行在大澤中。張帆而進。忽然風勢駭惡起來。舟子立刻收帆轉舵。或者不至危險到十二分。要是依舊任着舟向前行駛。等到打頭的暴風連連的擊上來。再也不能出險的了。婉芬在社會上廝混了好久。忽然與同里的一個少年發生了戀愛了。這個少年姓胡名顏壽。也是個中學畢業生。才貌都很不差。家况比較周家不及得多。但那戀愛的信條。第一便破除貧富這個階級的。所以顏壽雖然不是個富家。却全不礙及戀愛的進行。他和婉芬你憐我愛。私下定下了婚約。其實以二人的品質論

死 所

起來。確是可以匹配的。況且年齡都在論婚的時代。要是安穩穩的成就了夫婦。雖算不得是天生的佳耦。可也算得美滿的姻緣。那料好事多磨。後來婉芬將這個意思向他父母說明了。他父親是個極講究舊道德的人。不聽則已。一聽到婉芬自己要處置他的婚姻。不由得鬚鬚直豎起來。暴怒如雷。幾乎把半條性命都氣掉。他本來也是個讀書明理之人。對於兒女的婚姻。原不把貧富兩字放在心上的。這倒並不以為胡家景况比自己不如。而不贊同這頭親事。要是經了媒人好好的和他老人家商量。只要女婿才具優長。他或者也可以允許的。現在婉芬自己先行說破情勢。便弄得大壞了。因為婉芬的父親生

三

平最注重禮法的。平時對於社會上有什麼不中禮的事情。他老人家一知道。便要反覆駁議。現在自己女兒私下和人相愛。又那得不竭力反對呢。這當兒就是他本來極願意把女兒許配胡家的話。也便變成反對了。婉芬見他父親全沒允意。態度非常堅決。當下便把許多新學說來引證。他父親聽了。只當作是夢囈。狠忿怒的說道。我是個極舊的人。所以我的家庭。也是個未開化的家庭。外間一切新學說。我都不知道。也不願意知道。我只讀了古人的一句書道。女子在家。從父。你現在既在待字的時候。無論什麼事。當然一切都要由我主張的。說也奇了。一個年輕的閨女。竟要自己論到婚姻的事情。虧你有這副鐵

四

打的老臉。全不害臊的。老老實實說出來。要知道我們的家法。斷沒有這麼辦的。你要是喜歡講自由。不該投生到我們姓周的這份人家來。既然投生來做我的女兒。那就不能不聽我的命令。老實說。現在所行的新學說。是講給我們頑固人聽的。並不是講給你們時髦人聽的。婚姻這個問題。那些浮躁的青年。男女動不動便高談着自由。對於父親所定的親事。不論當不當。總指斥是專制。婚姻似乎是一種極野蠻的事情。別的都不論。單說沒有新學說之前。有了新學說之後。而不依照新式配下的夫婦。試問有幾家是反目的自由結婚的。夫婦應該是極美滿的了。何以我並未聽見過舊式夫婦有輕易離婚的。而

自由結婚的夫婦往往有中途離異的呢。凡人論事總要從實際上仔細推想，斷不能單講表面的像現在。的所謂自由戀愛簡直是採芻贈蘭的淫行。一些價值都沒有。要是照這麼胡鬧下去，那沒廉恥的男女幹下了壞名敗節的事，只消拿自由戀愛的新名詞來掩飾一下，從此世界上再也沒有貞淫的分別了。所以我的主見，世界無論達到怎樣的文明，那道德却是愈舊愈好，斷沒有改新的道理。聖人定下的禮防原是爲人類行爲沒有限制而設的。所以數千年來的秩序，因此有所維繫。現在要撤去了，禮防而講自由，豈不是一樁笑話。歷世界最初的時候，是沒有什麼禮防的。到後來，聖人定出一切制度和禮

死 所

教人們大家都遵守他。這使叫從野蠻時代而進於文明時代。換一句說，就是撤去了禮防，便是野蠻現在的人，反想把禮防撤去了，算作文明。這樣的是非顛倒，不知道究竟依據那一種進化論。啊，書上不是分明說着三代以上的人民，只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的話。麼？像這種情形，可算得是文明麼？現在所講的自由戀愛，差不多要還到三代以上的社會中去了。不過物質比較從前完備些罷。咧，須知自由兩個字也有一定的分寸的。斷不是脫去了禮防，事事隨心所欲而做去都算是不差的人生衣食住三者一無廢正當的行事，他人不能干涉，產業不能侵佔，不得罪人們，人們不得侮弄。這便是自由了。至於男女

私情也要自由起來。那麼做強盜也可以自由了。我年紀活到這麼大書也不算少讀。經驗智識算來總比你高些。你現在以理論來駁我。我所以也把這番理論來開導你。我從前教你到學校裏去念書。原不過想女兒家。這些文義一來可以占些便宜。二來可以涵養些德性。並非教你去學習那種時髦脾氣的。我現在益加相信女子無才便是德。這句古話了。他老人家發完這一大篇議論。接連又深長的嘆了幾聲。臉上的顏色和冰霜一般。見了委實可怕。婉芬吃了這頓痛切的埋怨。心知父親頑固到極地了。便不再去辨駁。蘊恨而出。但嫁給顏壽的心仍是很熱烈的。沒有稍微的灰冷。

在婉芬和他父親爭論的時候。他和胡顏壽的秘史。外間早已喧傳得好久了。後來胡家委了許多人和婉芬的父親疏通。他父親不提此事。倒也沒話。一提及登時發作起來。因此一概嚴辭拒絕。最後他的至親好友都去勸告。好不容易才把他拗熱的心意挽了轉來。胡家一得了允意。連忙便央媒行聘。并且約定了五個月後就要結婚的。有情眷屬。總算從黑暗中告了成功的一個段落。顏壽和婉芬自然都很欣慰。人力自然還可以挽回天意。使無法可抵抗了。顏壽定親之後。不上兩個月。忽然患了一場大病。醫藥全沒一些功效。婉芬知道了。憂急到不得了。有一天他

親自到顏壽家裏去問病。一走到病榻旁邊。只見他
這個未婚的夫婿。病得幾乎不認識了。這會兒顏壽
躺在床。除了一口氣斷斷續續的上下着外。其餘
身體的全部都已絕了生機了。他一見婉芬眼中不
住的淌下淚來。淚珠兒也似失了生機一般。凝滯在
枯腊似的臉上。不即流到枕上去。他便振着全身未
盡的餘力。一齊運到舌上。望着婉芬嗚咽地說道。我
要負你了。你是個新人物。對於我死後的歲月。總可
以自行處置的。不過……說到這裏。忽然止住。只把
一雙黯無光彩的眼睛。瞧着婉芬的腹部。歇了一回
才接下去道。不過你腹中的贅物。倒是一件使你很
爲難的事情呢。婉芬一聽到這句話。便禁不住嗚嗚。

死 所

咽。咽。放聲哭出來了。在婉芬哭的時間裏。顏壽的情
絲。便隨着。一口殘喘。一齊斷絕了。他那名義上的未
婚妻。總算盡了一個送終的義務。其實送終的人。除
了顏壽的家人和他未婚妻之外。還有一個孤兒呢。
不過這個孤兒。是無形的。讀者諸君。啊。你們可知這
顏壽和婉芬訣別的當兒。他把兩眼瞧着婉芬的腹
部。說道。你腹中的贅物。倒是一件使你很爲難的事
情呢。這兩句話。究竟是什麼意思。啊。須知顏壽和婉
芬愛情熱烈的當兒。他二人曾經同宿過幾次的。婉
芬的腹中。現在已經有了四五個月的身孕了。
顏壽死後。婉芬的境地。便大大的困難起來了。照理
女子受聘之後。未婚夫忽然死了。本來也可以另尋

的。至於那些抱主成親而情願守節的女子。乃是一種極有志節的人所爲的。這又當別論了。從胡顏壽死的一事上所發生的問題。便是處置婉芬的歸宿之處了。婉芬既然沒有過門。似乎可以另嫁的。可是他已經身懷六甲。像周家這種門第。那裏有顏面再把他曾經受孕過的女兒嫁給人家。因此婉芬的運命。愈趨愈形險惡了。他父親當時便打定了主意。命婉芬到胡家去抱主成親。并且又對他說道。抱主成親。是女子和未婚夫守節的信誓。你以前既然犯了無恥的行爲。現在須得抱定宗旨。到胡家去做新婦。將來胎兒產下來。便可以傳繼胡家的香火。才不負你和顏壽一番相愛之情。我家也可以全了清白的家。

聲到了胡家之後。千萬清心淨意。圖個晚蓋。這種辦法。我也明知是很缺憾的事情。但事已如此。除了這個計策之外。再也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了。你要是依我做去。不但可以恢復你的名節。將來還可以在節婦傳裏占得一個位置。咧。婉芬在這當兒。萬念俱灰。聽了父親的話。到也有理。當下便依允了。等到顏壽舉殯的一天。便把婉芬送到胡家去成禮。黑暗而慘痛的境地。便是婉芬的歸宿之地了。不過在他父親看起來。婉芬的身世。表面上確很可憐的。但照這個軌道走進去。前途却是非常光明燦爛。咧。下一句澈底的斷語。這也許是另有一種精神界的慰藉罷。地方上有個姓蔣的紳士。是周家的親戚。和婉芬的

父親很莫逆的。他對於處置婉芬的辦法，很覺得殘酷。便立意要去改造他的環境。一面也並不去和婉芬的父親接洽。徑自把婉芬接到自己家裏。勸他改嫁。青年守寡，究竟是不容易的。現在一聽了這位紳士的話，自然便動心起來。與胡家脫離了。紳士隨後便去託人替婉芬作伐。因此婉芬又從孀婦而變作待字的閨秀了。後來果然有個留學生和他論婚。這留學生是在別地的。他們論婚的接洽，都是由冰人轉達的。婉芬到此地步，差不多像那天上的月圓了。又缺。現在又要由缺而圓了。依新道德而論，婉芬在胡家做新婦，究竟是一個空名。義現在另嫁，似乎比較近些。人道不過。婉芬要是不到胡家去做，這幾天

死所

短期的寡媳，肚子裏縱然有了愛情的結晶，但名義上只喚得一個望門寡的閨秀。現在脫離了胡家，預備另嫁，那便同於再醮之婦了。一個人好好的，決不要娶個再醮之婦做老婆的。那個留學生起初和婉芬論婚的時候，還沒有知道底細，只當是個閨秀。後來一探得有以前的一大段情史，便把這個心思完全打消了。

婉芬住在蔣家的時候，仍是一天到晚沒有笑容。良心上覺得，更不能安慰。往時一種伶俐活潑之氣，完全被這慘毒的環境消磨盡淨了。改嫁這個問題，他雖然出於自願的，可是自己暗中總以為守節的路是光明些，改嫁的路是熱鬧些。但是人生的要求

熱鬧也是不可免的。他拿來兩相比較着。依良心的主張。總覺得守節是上策。一難了世俗的感念。便以爲改嫁有實利了。最後他把畢生的希望。盡情注在改嫁這個問題上。熱辣辣的。只望良緣速締。那知那個留學生中途却婚好事。垂成。又同泡影。這也許是生命的使者。故意假手於那個留學生。使婉芬走到最後的一條路上去。啊。到了這個當兒。婉芬的運命上。又增了第二個創口。他心中悲鬱得不可名狀。自念既已絕斷了胡家的歸路前途。又是茫茫的不可捉摸。幾乎把一顆心都破碎了一個弱質嬌姿的女子。那裏經得起三番五次的厄運來磨折。因此婉芬就害起病來了。起病的時候。來勢便十分沉重。醫生

說這是一種切情之症。斷非藥石可以治的。況且診他的脈象。心氣已經大傷。恐怕難於挽回的了。紳士看看婉芬的病勢。一天危似一天。便寫了一封信。差人送到周家去說明。婉芬現在病重。看來沒有生理。照理應當送回母家。以防不測。婉芬的父親接到了這封信。起初以爲這個女兒自己要弄到這等田地。死亦應該我們姓周的。只當沒有這個人。隨他去。死在那裏罷。後來一想。這個辦法未免不顧大體。不如仍舊送回胡家去。死後也好有個名位。所有一切醫藥和喪葬之費。胡家是當然不願擔認的。我便送幾百塊錢過去。就是了他主意。已定。便寫了一封回信。給姓陸的紳士中間有幾句道：「彼既備牽羊之禮。」

爲胡氏婦則病亟當歸所謂生爲胡家人死爲胡家鬼也古禮昭然從之爲當彼果無忤我當以舟迎其歸庶得死所我兄既憐此兒知必能正其禮於臨命免貽身後短長也」紳士看完了回信也以爲是正當的辦法便取了婉芬的同意回復他的父親當下便把婉芬送到胡家去不上幾天便香銷玉隕了紳士知道了這個消息不覺嘆了一口氣道我起初勸他改嫁原是一種委曲求全的好意不想反使他少做了幾天胡家的新婦咳他以前所抱美滿的希望



最後僅僅得了這一個死所可憐極了。

記者道這段情史似于某天醉後一個朋友講給我聽的當時那個朋友說完了還加上幾句斷語道婉芬是個意志不定的女子委實是社會害他的但他所遇到的人都很不差呢胡顏壽有真情紳士有肝胆婉芬的父親有理解表面似乎是絕女但精神上還是處處替他設法只看他兩次送婉芬到胡家去便是君子愛人以德的意思了這幾個人都是蕩惡社會裏的明星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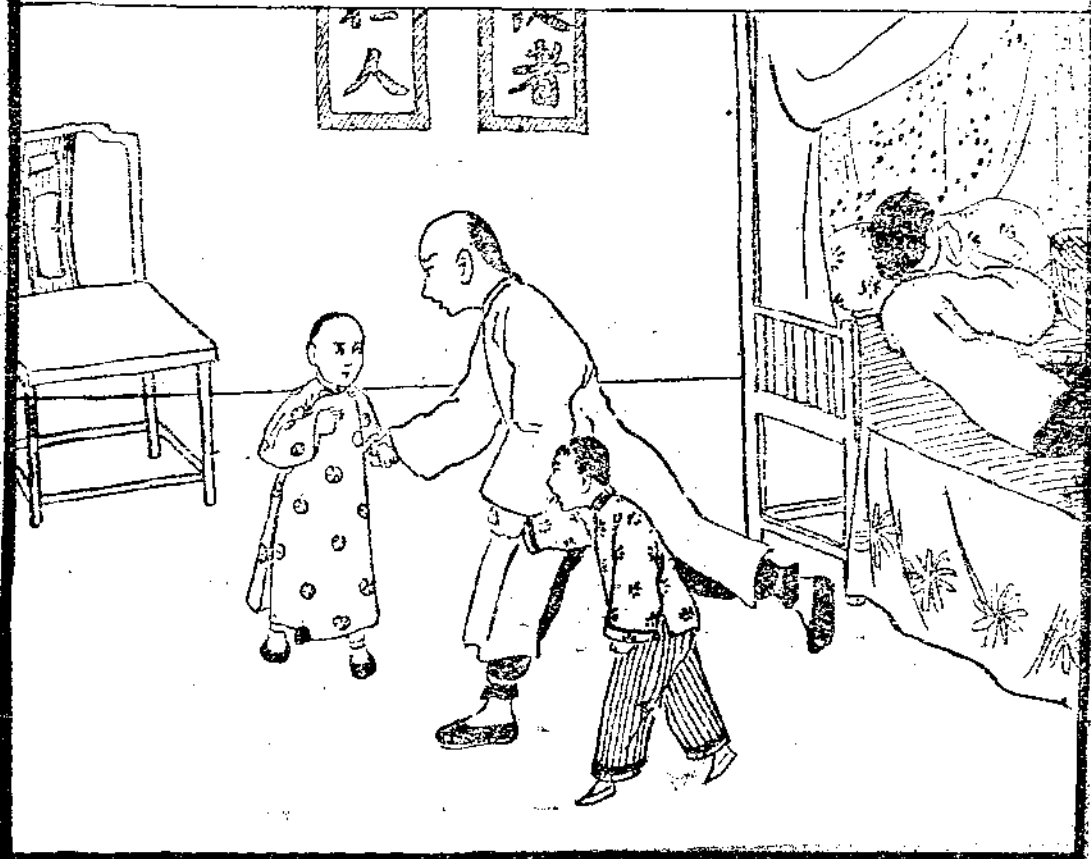
六零六歌

穎川秋水

六零六。六零六。治微妙。藥來西國可奈。青年。佻達。多有恃。無恐。逞肉慾。祇道家。花不及。
野花香。那信野雞原。比家雞。毒毒毒。其毒先從身上。伏一朝。發出似楊梅。遍體花園。
與錦簇。千方百計。治難愈。看看且將。遍手足。不幸并占滅。鼻凶出外。逢人真。促蕩子。
此際亦担驚。日夜。心頭撞。鹿瞞着。雙親與嬌妻。牀頭隱伏。哀哀哭。思向朋友。一商量。
入門。見。面。口。又。縮。輾轉。思維。無奈何。祇好去打。六零六。價賤。靠不住。無效。白碌碌。價貴。
打不起。心頭。真。殼。棘。拚與。朝奉。攀主。願當却。嫖時。華衣服。當得銀圓。共幾何。獻與醫生。
形踏。一針。未見功。又把。兩針。續三針。四針。續續。加功效。果然。神且速。神且速。蕩子。自。
謂禍。轉福。從此。恃藥。爲後盾。一發難收。斷生育。吁嗟乎。山梁。原多。水果。行。薙批。楊梅。任。
販。醫。諸君。不願。販。楊梅。且莫。此中。欲逐。逐。

第二十四回

繩與首再煉童子劍



第二十四回

走南嶽驚逢智遠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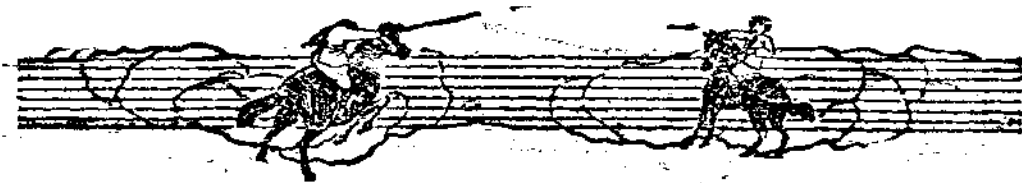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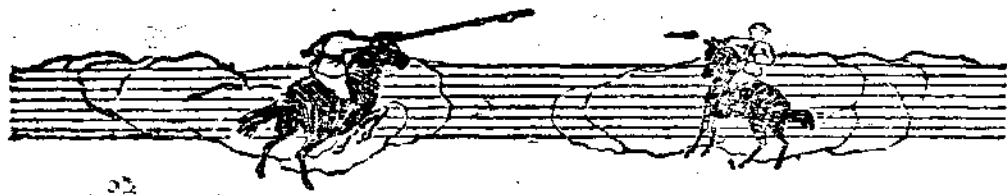
想。照。這。和。尙。的。形。狀。看。來。決。不。是。一。個。安。分。守。戒。律。的。東。西。心。裏。是。這。們。想。着。那。和。尙。已。走。近。了。身。邊。萬。清。和。一。手。牽。着。朱。復。一。手。牽。着。胡。舜。華。連。忙。向。旁。邊。讓。開。因。見。和。尙。已。喝。得。爛。醉。手。中。鉢。盂。裏。還。有。半。鉢。孟。的。酒。恐。怕。惹。得。他。發。酒。顛。說。也。作。怪。那。和。尙。已。挨。身。走。過。去。了。走。不。到。三。五。步。忽。回。過。頭。來。兩。眼。圓。溜。溜。的。望。着。朱。復。萬。清。和。心。虛。怕。和。尙。看。出。破。綻。難。得。囉。呢。急。拉。着。二。人。背。轉。身。去。那。和。尙。也。急。回。過。身。來。朝。朱。復。叫。了。一。聲。朱。公。子。那。聲。音。就。和。天。空。響。了。一。個。霹。靂。相。似。朱。復。聽。得。望。着。和。尙。發。怔。彷彿。是。認。識。的。和。尙。大。笑。着。走。過。來。伸。起。巨。靈。般。的。右。掌。在。萬。清。和。肩。上。一。拍。道。夥。計。夥。計。你。也。來。了。嗎。害。我。找。得。好。苦。這。裏。人。多。不。是。說。話。的。所。在。快。跟。我。走。罷。我。和。你。有。得。賤。算。呢。萬。清。和。不。由。得。老。大。着。了。一。驚。但。是。仗。着。自。己。的。道。法。又。不。知。道。和。尙。是。何。等。人。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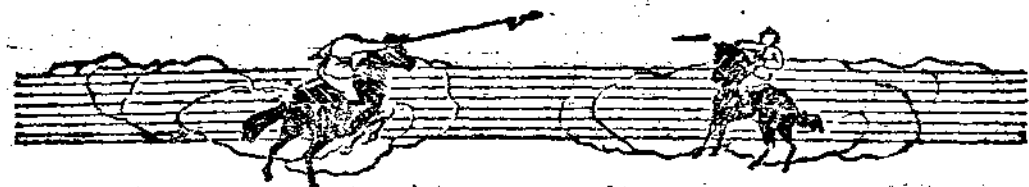
不。甚。懼。怯。放。下。臉。對。和。尙。呸。了。一。口。道。誰。和。你。這。賊。禿。是。夥。計。是。識。時。務。的。快。滾。開。些。說。時。緊。緊。的。把。朱。胡。二。人。的。手。握。了。和。尙。也。正。色。說。道。你。這。東。西。才。是。不。識。時。務。呢。也。不。打。聽。明。白。這。朱。公。子。是。我。的。甚。麼。人。他。是。我。的。徒。弟。你。知。道。麼。萬。清。和。一。看。左。右。前。後。看。熱。鬧。的。人。圍。了。一。大。堆。不。好。施。展。手。段。卽。點。頭。對。和。尙。道。看。你。這。賊。禿。要。到。甚。麼。地。方。和。我。算。甚。麼。賬。你。就。走。罷。怕。你。的。也。不。是。人。了。和。尙。連。連。道。好。分。開。衆。人。側。着。身。體。往。前。走。萬。清。和。拉。着。二。人。跟。在。後。面。走。到。一。處。山。林。裏。萬。清。和。估。量。這。和。尙。必。也。有。些。本。領。不。如。先。下。手。爲。強。遂。乘。和。尙。不。覺。騰。出。左。手。來。朝。和。尙。脊。梁。當。中。嘩。喇。喇。一。個。掌。心。雷。打。去。以。爲。打。死。了。便。沒。事。誰。知。雷。才。出。掌。和。尙。已。不。見。了。那。雷。不。偏。不。倚。的。劈。在。一。株。松。樹。上。將。松。樹。劈。得。枝。幹。紛。披。倒。折。下。來。幾。乎。壓。在。自。己。頭。上。嚇。得。倒。退。了。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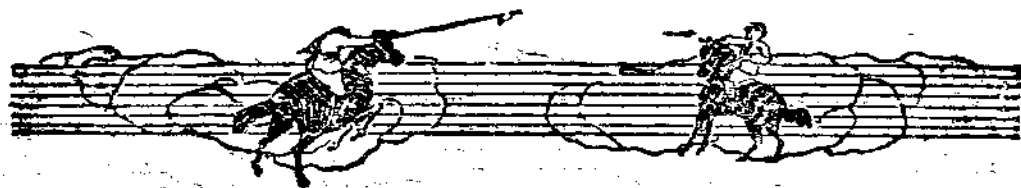
步。和。尚。已。在。萬。清。和。背。後。一。把。抓。住。萬。清。和。的。頂。心。髮。哈。哈。大。笑。道。你。真。是。在。龍。王。爺。面。前。賣。水。這。一。點。點。兒。毛。法。也。拿。出。來。賣。弄。你。還。有。本。領。麼。盡。量。使。出。來。罷。萬。清。和。不。提。防。被。和。尚。抓。住。了。頂。心。髮。想。借。隱。身。法。逃。走。也。來。不。及。了。祇。得。發。哀。聲。求。饒。道。我。肉。眼。不。識。聖。賢。求。師。傳。饒。恕。了。我。這。遭。和。尚。道。你。求。我。饒。恕。你。却。爲。甚。麼。還。拉。住。我。的。徒。弟。不。放。呢。萬。清。和。沒。法。祇。好。把。兩。手。鬆。了。和。尚。將。萬。清。和。提。離。了。地。說。道。你。也。是。個。學。道。之。士。本。與。我。無。仇。無。怨。不。過。你。這。東。西。的。心。地。太。壞。不。知。斷。送。了。多。少。無。辜。的。童。男。女。我。受。了。末。底。祖。師。的。拜。託。特。地。來。這。裏。等。候。你。一。則。救。我。自。己。的。徒。弟。二。則。替。人。世。除。一。大。毒。幸。虧。末。底。祖。師。見。機。得。早。不。待。你。的。道。術。成。功。就。驅。你。下。山。像。你。這。種。無。良。的。東。西。假。使。你。能。盡。得。了。末。底。祖。師。的。道。術。凡。事。有。預。知。的。本。領。還。了。得。嗎。僅。傳。了。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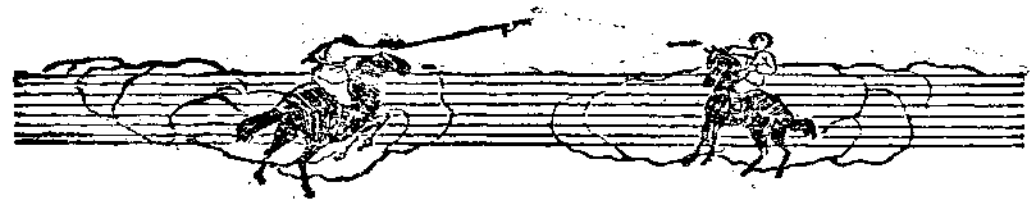
一點點毛法。你就拿着無惡不作起來。竟敢剪紙爲馬撒豆成兵。假裝官軍將強盜逼得擁你爲首。你仗着妖術做强盜。尙嫌不足。還要祭煉陰陽童子劍一個。略有天良的老婆。你都視同仇敵。你這種東西。留在世間有何用處。萬清和祇急得渾身發抖。苦苦的哀求道。師傅殺死小子。直如踏死一個螞蟻。不過上天有好生之德。聖賢許人以改過。小子從此一步也不敢妄行。祇求師傅饒了。小子的性命。和尙偏着頭想了一想。道也罷。我本也犯不着爲你這東西破我多年不開的殺戒。至於你改過不改過。妄行不妄行。那怕你躲在天涯海角。也瞞不過末底祖師的耳目。那時恐怕你的陰陽童子劍。不會煉成。你的頭已被你師傅的飛劍斬了呢。去罷。隨將手一鬆。萬清和跌倒在數步以外。爬了起來。向和尙叩頭問道。師傅的法諱能否告知。小子小子向後也好感念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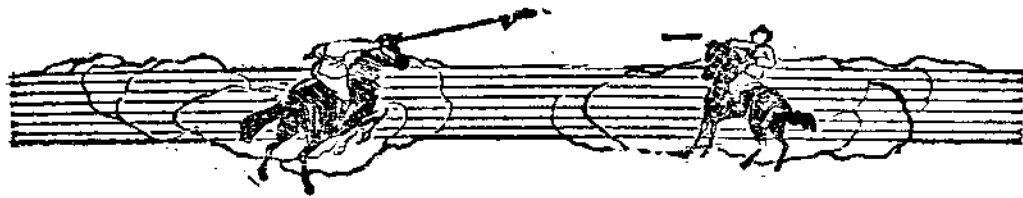
尙道。智遠禪師。就是。我。萬清和心裏記得在茅山學道的時候。曾聽得同學的說。末底祖師和智遠禪師最好。智遠禪師的道行極高。能乘龍出入滄海。本是象龍使者降生。祇因自己在茅山不久被逐。所以不曾見過智遠禪師的面。此時一聽說便是智遠。那裏還敢支吾。即時回輿甯去了。萬清和這番到南嶽來。竟像是知道智遠禪師在南嶽。特地親送朱胡二人來交割的一般。其實是智遠禪師。當在潮州救活朱復性命的時候。就已知道朱家有滅門之禍。一家人都得流離顛沛。朱繼訓更是死在臨頭。無法挽回劫運。所以朱夫人不肯將朱復給他帶走。他也不甚勉強。光陰易逝。又過了幾月。智遠並不會離開廣東。仍在千壽寺中住着。不過他住在千壽寺。並不是和尋常僧人掛搭一樣。正式謁見住持。呈驗度牒。撥住僧寮。他日間到處游行。入夜才到千壽寺來。就



在廊簷下。拳做一團睡了。也不念經。也不打坐。所以朱家派人打聽。回說並沒有這般的和尚。他白天來往的地方。就在五華山中水月庵。水月庵的住持是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尼姑。法諱了因。少時和智遠原是同門。姊弟道行。且在智遠之上。祇爲煉丹。走火燒瞎了一隻左眼。遂發憤在五華深山之中。終年人跡不到的。所在親手誅茅闢草。復募化十方。建築這座水月庵。一心一意的在庵中修煉。智遠因朱復的磨劫。未除。不能離開廣東。歡喜水月庵不近塵俗。好供自己修持。復得與了因同證道果。所以每日到水月庵來。這日智遠忽來。向了因稽首道。今有一件功德。非得師兄親去。不能完成。因將自己要度脫朱復爲徒的情形。述了一遍。道於今朱繼訓的案子。已快破了。這案一破。朱家便有滅門之禍。但是他夫人小姐都不應在這劫數之內。而我雖有力。也不便。



救。援。師。兄。若。不。伸。手。援。引。他。們。則。我。必。至。前。功。盡。棄。了。因。躊。躇。了。一。會。道。惡。紫。和。光。明。丫。頭。也。合。當。與。我。有。緣。這。事。我。願。任。勞。不。過。你。的。徒。弟。你。應。當。去。救。不。合。累。我。智。遠。笑。道。我。的。徒。弟。早。已。不。在。朱。家。了。他。的。磨。難。更。多。此。時。救。他。尚。早。了。因。於。是。動。身。到。潮。州。來。沿。途。仍。裝。作。募。化。的。尼。姑。這。日。黃。昏。時。候。了。因。走。一。座。很。陡。峭。的。山。壁。下。經。過。忽。聽。得。山。上。有。脚。步。聲。跑。的。很。急。隨。立。住。脚。抬。頭。向。山。上。一。看。祇。見。一。個。三。十。來。歲。的。壯。士。背。負。長。劍。左。脅。下。懸。革。囊。短。衣。草。履。英。氣。盎。然。不。要。命。的。向。山。下。逃。跑。背。後。相。離。二。三。十。丈。遠。近。有。個。身。體。魁。偉。形。狀。兇。惡。的。漢。子。緊。緊。的。追。趕。不。覺。吃。驚。暗。道。這。事。既。落。到。我。眼。裏。我。若。袖。手。旁。觀。如。何。能。對。得。住。道。友。不。知。山。上。逃。的。追。的。是。誰。了。因。怎。生。對。付。且。待。第。二。十。五。回。再。寫。



冰廬主人評曰。朱復胡舜華二人。經千磨百折。幾瀕於危。直至遇智遠禪師。始得回復自由。讀書至此。爲之一快。惟萬清和仍得逍遙法外。報施殊嫌不當耳。

萬清和奸佞小人。心術險惡。末底祖師。授以道術。失察之咎。無可諱言。幸驅逐尙早。否則荼毒人羣。寧堪設想。世之以技授徒者。可不審慎出之耶。

延澤醫院

趙延澤醫生

專治

內外各科

肺癆病科
咳嗽 吐血
氣喘

花柳專科……白濁

下疳……橫痃

注射真正德國六〇六

每針五元至拾元

梅毒永遠斷根

注後空盒奉贈以別貨之

真偽

各種血清 收費極廉

住院戒煙 每天壹元

詳章另訂

診例

上午送診 下午五角

出診初次五元

覆診減半

國民路東新橋轉角原上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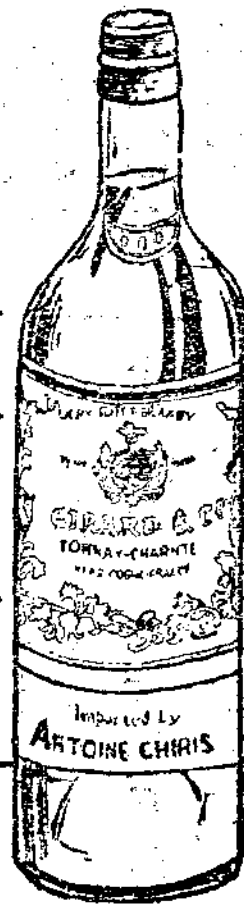
三牌元三 000 白蘭地

上海吉利洋行經理

各洋酒食店均有出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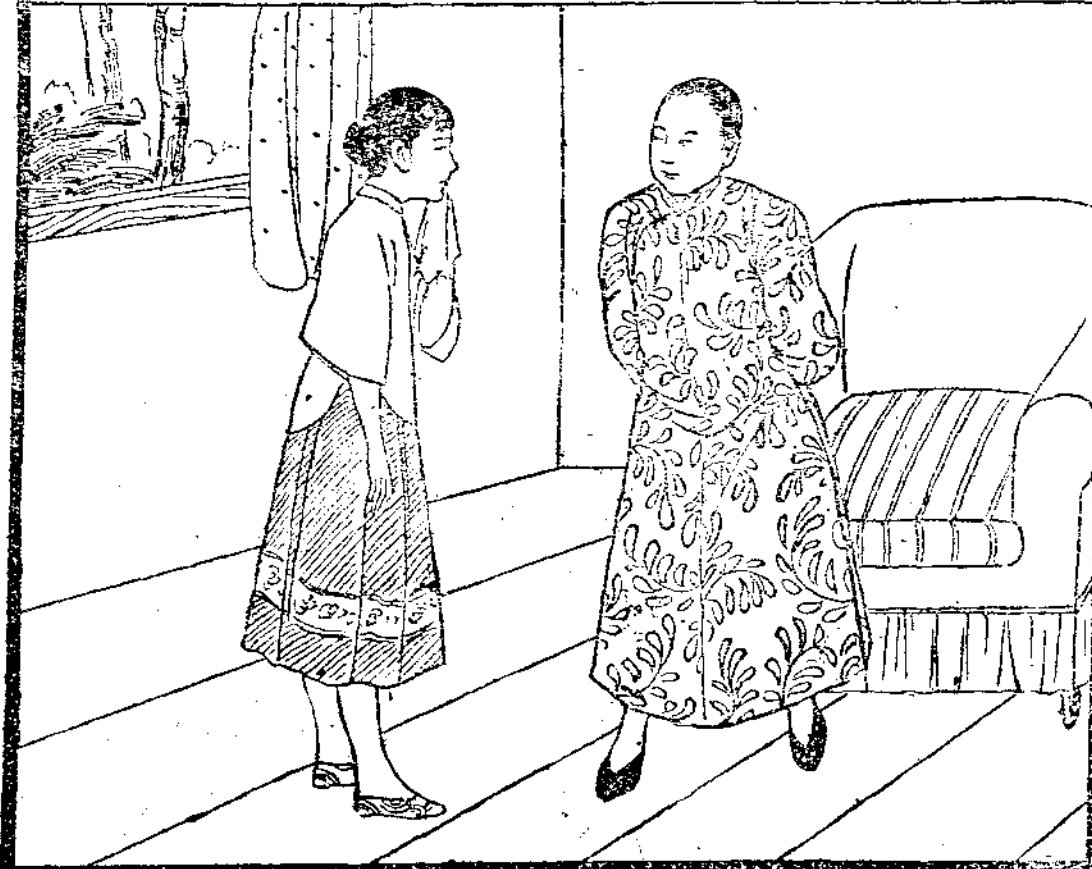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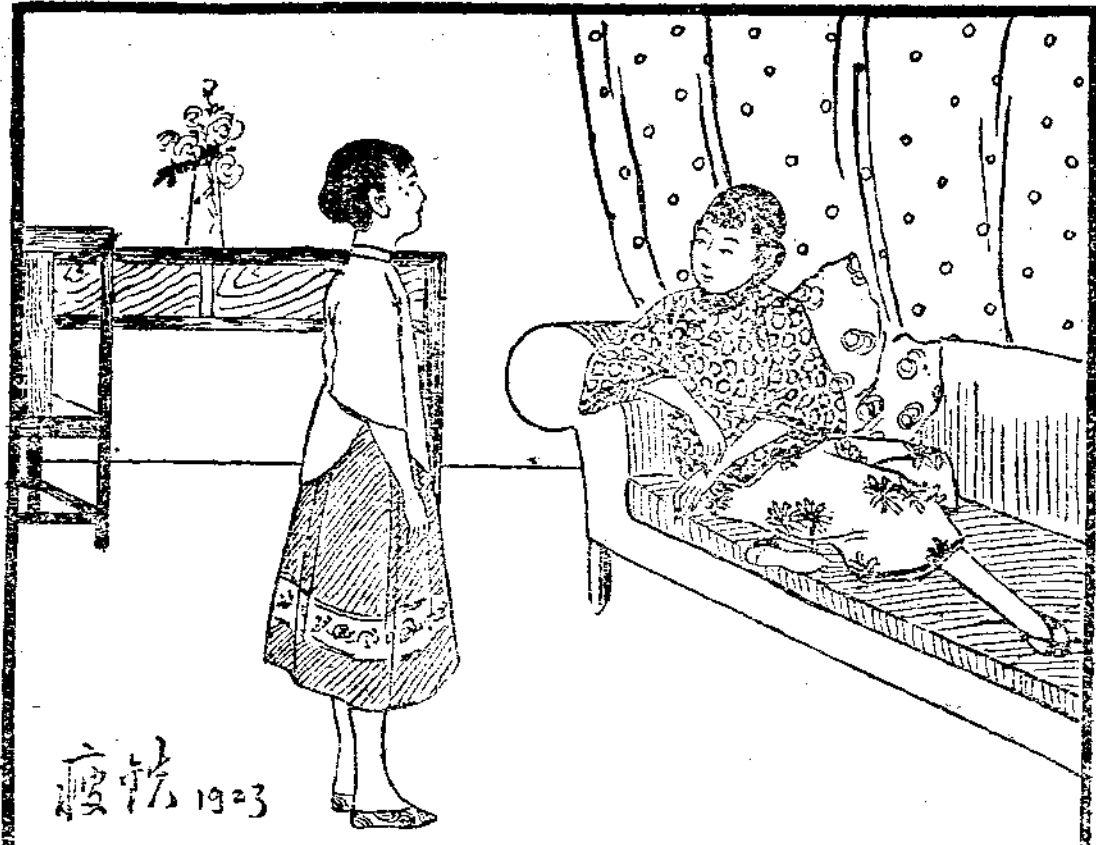
最衛生



最美味

第六十八回

大發財擲蒲有術



第六十八回 小作樂花月多姿



新歇浦潮

海上說夢人著

第六十八回 大發財擄蒲有術 小作樂花月多姿

李少奶在家替三小姐擔心。偏偏三小姐出去了一個多鐘頭。還不到家。李少奶以爲他當真遇着險了。急得團團轉。沒有主意。想三小姐此番純爲幫助自己。一片熱心。若吃了前途的虧。自己那裏對他得住。因此越想越懊悔。方纔不該不陪他同去的。他沒想到自己若陪他去了。也沒甚麼用呢。幸虧不多時三小姐回來了。執了個小手巾包。笑吟吟的上樓。看見李少奶笑說。你看他把我褲子上的舊絲邊。換了新的。倒可以抵得一個月的租錢。咧。可惜你一隻手錶。白被他帶了兩天工夫。一點兒沒有光沾着。李少奶說。你爲什麼去了這許多時候。我恐怕你一

個人吃了他們的虧。所以替你着急得甚麼似的。三小姐笑說。這個你可以放心。我從來不怕人的。別說華西家裏。就是千軍萬馬之中。我歡喜去。也要去呢。適間去了一蹙。非但要回了自己的褲子。還替你埋下一條綫索。將來或者與你有些裨益。也未可知。說時就對他附耳低低說了幾句話。李少奶頓時滿面堆笑。這幾句話本來是很祕密的。然而一到做書的手裏。就要祕密也祕密不到那裏去了。爽興撒他個爛污。讓我來替他宣佈了罷。原來三小姐適間同華西出去。所以耽擱這許多時候者。皆因華西本依靠他姑夫姑母住的。去時候恰值他姑夫在家裏。這所謂姑夫者。也並不是正式的姑夫。來歷是很曖昧的。祇曉得華西姑母從前還有別個姑夫。其人是不是正式。那就連做書的也不知道了。此人在數年以前。忽然得病身亡。華西的姑母。他們都稱爲六阿姨的。景况頗爲窘迫。因此投身在白大塊頭那裏。吃碗現成飯。不多幾時之後。就有了眼前的姑夫。其人姓查行。

七名喚省三。外人都稱他查老七。蘇州人。據說還是大族。查潘門勝一齣戲裏那
個姓查的。乃是他的族祖呢。然而他祖宗雖能同別人鬥勝。他自己祇可同別人
鬥。窮外表堂堂無非是一派空場面。這也不在話下。講他所操的行業。可又是不
足爲外人道的。原來靠賭營生。兼做翻戲。吃到好戶頭。闖綽些時。弄不到好戶頭。
蹙脚些時。也是六阿姨的命好。自他兩個相識之後。查老七連次大捷獲利頗豐。
於是乎就替六阿姨買家私租房子。儼然打起公館。一個面團團作富家翁。一個
也腹便便作富家婦了。華西就在這時候到他那裏居住下來。大概吃賭飯的人。
忽蹶忽振。本無一定。查老七同六阿姨相識的數年中。當然也逃不了這重關口。
有一年忽然大好起來。因爲北京來一個什麼委員。帶好幾十萬現款。南來不知
辦什麼差使。查老七得悉其情。就喚使他一班黨羽。先同那委員結交。隨後誘入
賭局。就將他數十萬銀子。生吞活剝的吃了下來。當其時他們還不敢朋分。這筆

錢。生。恐。此。人。或。者。要。挽。出。有。脚。力。的。人。來。逼。他。們。嘔。靶。不。得。不。早。爲。預。備。却。巧。此。人。是。京。中。某。某。系。的。專。使。某。系。就。在。這。時。候。因。政。治。失。敗。黨。員。星。散。此。人。也。不。知。下。落。於。是。乎。這。一。筆。錢。被。他。們。安。安。逸。逸。的。享。受。了。查。老。七。自。然。得。的。大。份。後。來。又。連。在。幾。個。大。賭。場。中。本。長。利。厚。又。被。他。捲。了。不。少。現。在。正。當。全。盛。之。時。據。熟。悉。他。底。細。的。人。計。算。足。有。十。六。七。萬。現。款。七。八。萬。證。券。總。數。的。有。二。十。四。五。萬。銀。子。查。老。七。目。空。一。切。狂。得。什。麼。似。的。對。人。常。自。誇。有。財。有。勢。幾。乎。連。外。國。煤。油。大。王。都。不。是。他。的。對。手。了。他。還。有。一。種。最。壞。的。壞。脾。氣。就。是。荒。淫。無。度。好。糟。趨。女。人。名。節。雖。和。六。阿。姨。打。着。公。館。自。己。還。成。年。包。定。西。歐。旅。館。的。房。間。半。爲。與。黨。徒。接。洽。之。地。半。作。引。誘。一。班。無。知。婦。女。做。他。的。行。樂。之。場。諸。如。此。類。他。自。己。不。以。爲。恥。反。對。朋。友。們。誇。口。說。一。年。三。百。六。十。天。他。可。以。天。天。換。一。個。不。同。面。孔。的。女。人。有。人。說。他。吹。牛。他。說。大。不。了。每。人。開。消。他。一。百。塊。錢。一。夜。一。年。也。不。過。三。萬。六。千。塊。錢。

何足爲奇。這句話一說，人人都不敢駁。他因他當真有這般力量，而且上海灘要錢不要臉的女人太多了。照他這般說話，要辦未嘗辦不到呢。三小姐同他相識的起點，據三小姐自言是華西介紹。實骨子也在西歐旅館的房間裏呢。此刻查老七在家，看見三小姐點點頭說：「久違了，你是難得到此地來的。今兒甚風吹你到此。」三小姐湊現成說：「我是特爲來拜望你的。」查老七笑說：「這個萬不敢當。我着你和華西同來，一定有別的事。我也不敢領你這順風馬屁，祇好原物奉璧。」說得三小姐笑了。然而不敢拿華西偷他褲子這件事，告訴查老七。恐怕老七知道面子攔不下，或者要驅逐他出去，豈不絕了華西的生路。因此推頭說來向華西借一條褲子，拿回去做樣的。褲子拿到，三小姐要走。查老七強留他說幾句話再走。三小姐不敢違拗，只得坐下。六阿姨熟悉查老七的脾氣，便託故跑開了。讓他們兩人在房中隨便講什麼話。但老七本不是正經人，講話也自然邪的多於正的。

說到後來忽然教三小姐替他介紹一個女朋友要年紀輕相貌好外加還要人家人若上過鹹肉莊他可絕對不願意承受的三小姐笑說你現在既有了六阿姨何必更三心兩意你講的這種人外間多得很難道你西歐旅館開了這些時房間竟沒有一個當你意的人嗎查老七嘆口氣說能夠上旅館的女人就大高也不過八成賤了那裏還有規規矩矩的人家人可以供我們揀選講到六阿姨我要他的時候原爲同另外一個女人爭一口氣那人嫌我窮不肯嫁所以我討了六阿姨拚命的買東西辦首飾給他讓那不肯嫁我的人看看眼熱也不眼熱但我冷眼旁觀六阿姨也並不是真心跟我長久他括了我的錢下來往鄉下買田地專門用娘家的姓不着我半個查字分明又是爲自己後來留地步他既然如此存心我也何必吃心吃力的替他做人呢所以想另外軋朋友了三小姐說這都是你自己脾氣不好的緣故你若不這樣的在外朝三暮四六阿姨

自然也要一心一意的向着你咧。查老七微笑搖頭說你不是局中人那曉得其
中道理多謝你可有好些的女朋友替我介紹一個罷。三小姐聽他連連要求介
紹女朋友不由想起了李少奶說朋友倒有一個他可是真真的好人家少奶奶
別說鹹肉莊鮮肉莊也不認識的因爲他素來足不出戶不上街買小菜所以
不認得鮮肉莊了。不過他乃是有夫之婦不能夠同六阿姨般的嫁你也不能和
別個女人樣的送到你旅館中來。必須要另外借一所小公館一禮拜只許你相
會一兩次。每個月貼還他幾百元零用外間也不許你瞎三話四。因爲人家是有
丈夫的你糟塌了他身體不能夠再糟塌人家的名氣了。你能夠答應這幾件事
我替你想法子。不過還不知道前途肯與不肯呢。查老七聽了。就向三小姐打
恭作揖求他幫忙。又問其人相貌如何。三小姐說包你看見了。骨節全酥。就是咧。
原來三小姐曉得查七的眼光不高。六阿姨面孔極其平常。查老七尙且當他天

人般的看待。照李少奶的容貌，當然可登上乘之選。咧查老七問他那裏討回音。三小姐告訴他自己的住處，教他過三天再來聽信。兩人又談了些別的話。三小姐恐時候出來久了，李少奶家裏望他，因卽起身告辭。查老七留他晚飯，他說改日再來領你的情罷。查老七送他出來，命自己的汽車夫阿二送三小姐回去。一來認清門口，好爲日後再來討回音的地步呢。此一番三小姐告訴李少奶的就是這些話。李少奶聽了，又驚又喜，喜的是每月可得數百元補助。驚的是這種事素來沒有幹過。前者雖有這條心，現在要他真幹這件事，到底心裏頭有點兒砰砰的跳。咧三小姐又講了查老七許多豪富有錢的話。李少奶素來是個虛榮心最重的人，聽了他這些話，一時萬種傾心，千般樂意，也忘却此人是翻戲黨有名的賭棍，並且不是場面中人。咧有話長無話短，轉眼三天已到。三小姐教李少奶換換衣裳，少停還有個人來呢。其實三小姐就使不知照李少奶。

李少奶自己也要打扮的。因爲前天三小姐曾告訴過他。說三天之後。查老七要來討回音的。好在體面衣裳。繼忠替他做得不少。首飾有大金鋼鑽戒指和環子。都是他丈夫一生精血。不過當他買進來的時候。做夢也想不到老婆穿着他去。同別個男人相會的。真所謂人要衣裝。佛要金裝。李少奶相貌本來不弱。打扮起來。真比一枝花彷彿。更加上這幾顆亮晶晶的金鋼鑽。就是真正的鮮花。他那有他這般富麗。所以三小姐看着他喝彩不已。說看你這般樣兒。那像是住一上一下客堂樓的人物。還不如推頭說是二房東的親戚罷。這樣讓我也好吹一下子。牛只說客堂樓同亭子間都是我一個人借的。省得被他看穿。我只住一個亭子間。底子大高而不妙。豈非一舉兩得。少停那人來時。你我說話須要留心。不可露出馬脚來。李少奶含笑稱可。說我想還是不見那人的好。因爲羞人答答的。見了令人怪難爲情呢。三小姐道。誰教你當作一件事。你只當路上遇見個朋友的朋。

友別當他是轉你念頭的人那時。包管你不害羞了。至於彼此說話他怎樣來。你怎樣去。倒可以不擔心事。這乃是我們對待生客的祕訣。從前我也同你一般心思。怕見陌生人。後來抱定這個念頭。憑外國人都不怕了。李少奶道。原來你還有外國朋友。三小姐笑說。也不過一兩人而已。並不見得十分多呢。兩人說話時。忽聞嗚嗚汽車聲響。到門口停了。三小姐說。我們休講閒話。光景是那人來咧。李少奶只覺心中砰砰的跳。三小姐教他靜坐在客堂樓上。且休做聲。讓我下去開他進來。看事行事。說時已聽得下面叩門聲響。三小姐教新來的娘姨先走下去開門。自己跟在他背後。因為要保全架子。不便親自動手開門的緣故。他到客堂中。娘姨已開了大門。聽見查老七的聲音。問三小姐是不是住在這裏。三小姐接口叫他查先生請進來呢。老七答應一聲。跨進裏面。進客堂先擡頭四面看了一看。問三小姐這裏是不是你一家獨住。三小姐回言還有二房東住下面。我住客堂。

樓和亭子間。查老七點點頭。原來他早已看見客堂中對聯上有某某仁兄大人的字句。想三小姐若是一家獨住。一定還有男人。現在聽和二房東同居。那就沒話說咧。當下三小姐引查老七上扶梯。先到亭子間。一面說。我這裏是齷齪殺的。不及你公館裏乾淨呢。查老七笑道。乾淨齷齪。不過場面上的說話罷了。其實男人遇着了中意的女人。就灰堆裏也爬得進哩。三小姐笑他說得出。查老七正色道。這是真話。便是你們女人也何嘗不然。我常見有家住大洋房地。板揩得比檯子還要乾淨的。太太奶奶們出來。軋了姘頭。借人家一間。竈披樓。做小房子。烟煤屑在頭上。簌簌落他們。還巴不得一天窩到夜。一夜窩到天明。殺頭也不想回家裏去呢。三小姐笑說不好了。你越講不成話咧。我不願意同你多言多語了。查老七就在三小姐的床上坐了下來。三小姐高聲喚。娘姨倒茶。列位見了。休怪做書的前言不搭後語。三小姐自己。雖然未用娘姨。他同李少奶說。通借他的娘姨權。

當自己用的。所以在查七面前。綑綑場面而已。但是查七爲人素不老成。他見娘姨年輕接茶時候。就搔他的手底心。娘姨嚇得放下茶碗跑了。查老七問這裏是不是你的房間。三小姐說並不常睡。有時當客舖用的。我還有個房間在客堂樓上呢。查老七說既然你一個人住。何以要兩間房。這一間借給我做小房子了罷。三小姐笑說可以的你。照西歐旅館的價。每天五塊錢給我。每月一百五十元房租。就是了。查老七也笑道。我想太便宜罷。因爲還有你一個人。賠在裏面。只一百五十塊錢。一月實在便宜極了。三小姐罵他放屁。查老七又問你那一間房間。可以讓我。去見識見識否。三小姐說暫時不可以。因爲有客人在裏面。查七問男客人還是女客人。三小姐道自然是女客人。除你之外。那裏來的男客人。查老七吐吐舌頭說了不得。實在是一塊清水招牌呢。三小姐笑了。查老七問他那天託你的事情。現在怎麼樣了。三小姐道你倒記得。我還沒問過前途。不過現在你倒來。

得。很。巧。的。因。爲。我。客。堂。樓。上。的。客。人。就。是。他。呢。查。老。七。聽。了。跳。起。身。說。我。正。要。去。看。他。一。看。呢。三。小。姐。慌。忙。推。他。坐。下。說。你。休。得。性。急。我。還。有。許。多。事。沒。告。訴。你。你。要。看。別。人。必。須。先。摸。清。頭。路。頭。路。不。清。冒。冒。失。失。的。闖。了。上。去。弄。不。好。還。要。吃。耳。刮。子。查。老。七。摸。摸。面。孔。道。這。傢。伙。倒。沒。有。吃。過。三。小。姐。說。老。實。告。訴。你。此。人。乃。是。這。裏。二。房。東。的。親。戚。我。也。是。二。房。東。介。紹。認。得。的。他。丈。夫。是。洋。行。買。辦。有。幾。個。銅。錢。出。去。也。是。很。有。場。面。的。而。且。從。前。素。來。不。曾。幹。過。錯。事。不。過。近。日。他。家。少。爺。討。了。位。姨。太。太。時。常。夜。不。回。家。他。心。中。不。免。惹。氣。常。來。對。我。們。講。起。所。以。我。想。爲。你。倆。介。紹。出。出。他。丈。夫。愛。情。不。專。的。氣。至。於。銀。錢。方。面。他。倒。並。不。看。重。我。教。你。貼。他。幾。百。塊。錢。者。皆。因。女。人。們。都。是。貪。小。的。多。讓。他。添。幾。件。衣。裳。也。好。歡。喜。歡。喜。之。意。不。過。這。些。話。我。同。他。本。人。並。未。講。起。和。二。房。東。女。人。却。已。提。起。過。了。那。天。請。他。來。說。可。巧。他。家。裏。有。事。走。不。開。身。子。今。天。方。纔。得。空。前。來。偏。偏。二。房。東。女。人。又。出。去。

了。我。一。個。人。客。客。氣。氣。不。好。意。思。對。他。說。適。間。請。他。房。間。裏。坐。了。正。預。備。同。他。開。口。你。倒。又。闖。了。來。可。是。那。話。兒。還。始。終。不。會。提。起。過。呢。現。在。他。一。個。人。在。樓。上。你。要。見。他。倒。也。是。很。容。易。的。因。爲。他。坐。在。我。的。房。裏。不。比。在。二。房。東。房。中。你。陌。陌。生。生。不。能。亂。闖。別。人。房。間。在。我。這。裏。你。儘。可。以。充。作。我。的。親。眷。穿。房。入。戶。就。不。礙。事。了。不。過。有。句。話。我。要。叮。囑。你。他。乃。是。規。規。矩。矩。的。人。家。人。你。那。老。脾。氣。萬。萬。放。不。得。不。但。手。脚。不。可。以。不。乾。不。淨。便。是。說。話。也。要。講。得。規。矩。些。兒。不。然。非。但。人。家。要。賄。你。不。起。連。我。也。要。帶。累。拊。台。的。呢。查。老。七。點。頭。笑。說。我。還。當。什。麼。要。緊。話。原。來。是。這。幾。句。關。子。誰。人。懂。不。得。看。來。你。還。當。我。是。一。個。不。登。大。雅。之。堂。的。人。物。呢。可。知。我。督。軍。大。老。都。結。交。過。了。所。以。不。勞。你。替。我。擔。心。我。自。能。隨。機。應。變。就。是。三。小。姐。笑。了。查。老。七。言。罷。當。即。立。起。身。來。朝。外。就。走。三。小。姐。慌。忙。搶。行。一。步。跑。在。他。前。頭。走。到。客。堂。樓。上。對。李。少。奶。使。了。個。眼。色。假。意。說。這。位。查。先。生。是。我。親。戚。他。來。看。

看。我。房。間。的。這。位。王。家。奶。奶。他。也。是。來。這。裏。探。望。我。談。談。的。呢。李。少。奶。聽。言。對。查。老。七。鞠。了。一。躬。面。上。似。乎。有。點。兒。發。燥。好。在。還。不。十。分。利。害。然。而。心。裏。却。頗。納。罕。三。小。姐。爲。什。麼。稱。呼。他。王。家。奶。奶。料。是。一。種。作。用。也。只。好。權。且。委。曲。姓。王。的。晦。氣。晦。氣。咧。那。時。查。老。七。兩。眼。早。和。銅。鈴。般。的。直。注。李。少。奶。身。上。見。他。衣。裳。這。般。考。究。首。飾。這。般。光。彩。果。然。着。了。三。小。姐。的。道。兒。料。不。到。他。就。是。住。這。間。客。堂。樓。的。主。人。心。中。也。有。點。爲。虛。榮。所。迷。因。爲。他。開。棧。房。時。候。招。呼。來。的。女。人。雖。多。都。是。班。窮。極。無。聊。想。把。身。體。換。了。錢。回。去。開。火。食。的。衣。裳。或。者。有。幾。件。穿。穿。金。鋼。鑽。首。飾。那。裏。戴。得。起。即。使。有。之。也。是。小。的。那。能。比。李。少。奶。身。上。的。又。白。又。大。光。彩。充。足。呢。他。看。李。少。奶。李。少。奶。也。未。嘗。饒。過。了。他。見。查。老。七。身。材。頗。爲。高。大。面。孔。帶。扇。臉。上。倒。是。紫。氣。騰。騰。的。無。怪。他。積。得。起。數。十。萬。家。財。呢。身。穿。團。花。摹。本。緞。袍。褂。脚。上。還。着。靴。子。彷彿。是。個。前。清。大。老。右。手。無。名。指。上。也。有。一。隻。金。鋼。鑽。戒。指。大。雖。不。大。光。頭。倒。

是。很。足。的。因。爲。他。口。中。咬。着。根。雪。茄。烟。伸。兩。指。出。來。夾。烟。的。時。候。李。少。奶。覺。得。眼。前。一。耀。所。以。很。看。得。清。楚。查。老。七。也。把。李。少。奶。看。得。呆。了。立。在。地。中。間。三。小。姐。教。他。坐。他。也。沒。聽。見。被。三。小。姐。拖。了。他。他。方。纔。明。白。一。笑。坐。定。三。小。姐。重。喚。娘。姨。倒。茶。娘。姨。倒。了。茶。來。不。敢。再。遞。在。查。七。的。手。中。却。交。與。三。小。姐。轉。送。過。去。查。老。七。想。起。前。情。不。覺。嘆。笑。了。此。時。三。個。人。都。不。開。口。不。知。後。來。三。小。姐。用。何。手。段。替。他。們。二。人。撮。合。且。待。下。回。分。解。

此女曾患胃脘疼痛寒熱蟲症及服用

嬰孩自己藥片始獲全愈

南洋太平埠古打律黃瑛投先生係該處木商也其來示云小女黃煥年纔三齡曾患胃痛之症甚至寒熱且有蛔蟲以致骨瘦如柴期難長成鄙人夫婦計窮力竭無法可施及試服嬰孩自己藥片即見奇功於是耐心按仿單速為服用諸恙



皆十分全愈身體肥壯活潑蛔蟲亦除去毫無哭泣之聲夜睡安寧從前吵鬧不休等患歸諸烏有鄙人之小女確為此自己藥片所救治以為凡家中有小孩之為父母者不可不預備一瓶嬰孩自己藥片於家中以防不時之需也嬰孩自己藥片乃是英國通用小

孩之靈藥專治 胃不消化 便閉 肚痛腹瀉 蛔蟲寒熱出牙各症且能得天然康樂之安睡藥性和平絕無損害之虞如尊處無從購買嬰孩自己藥片祈即郵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袁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投稿簡章

- 一 本雜誌除長篇外其餘短篇小說及各種小品文字一律歡迎投稿
- 一 小品文字以滑稽有味者為合格
- 一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一 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 一 酬資由本社酌定每逢陽曆月底結算憑簽字單向會計部支取
- 一 却酬者請於稿末註明揭載後酌贈本期雜誌一冊或數冊
- 一 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
- 一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開北寶山路西虬江路世界書局紅雜誌編輯部收
- 一 抄襲家幸勿惠顧

The Scarlet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ook Co; Ltd. Shanghai.

全年	半年	零購
五十册	廿五册	每册
實售四元	實售二元二角	實售一角
外國四分	日本三分	每册郵費

▲價目▼

分發行所
 北京 太原 廣州 漢口 長沙

總發行所
 上海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上海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 世界書局

編輯主任
 嚴濟鶴

世界書局

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新新聞紙類

▲寶號欲求營業發達……

▲請至世界書局接洽



代撰文體
代繪圖畫
代做廣告
代擬商標
代製仿單
代謀推廣

商戰競爭日烈凡百營業非推廣
難以戰勝本局特聘各商業專門人
才設立信託部代辦各商店一切
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劃
策力謀發達俾獲厚利而圖久遠
各大商號盡速來乎

承接印刷

▲印刷考究……

▲取值低廉……

▲約期交貨……

▲決不遲延……

本局自備各種鉛印五彩石印並請專門技師承印下列各種印刷盡心從事如有委託無任歡迎

承印

書籍傳單·廣告·月份牌·股票商標·招貼·文憑·卡片·仿單錢票·鈔票·委任狀·禮券

上海四馬路中市紅星世界書局謹啓